婦女共鳴

第三卷 第四期

第三卷 第四期

本期目錄

華仁發與李淑芸……梁棠
新生活運動與節約救國……社英
婦女國貨年與農工商慘況……峙山
美國婦女參政的經過及其趨勢……黃名頤
婦女職業與育兒問題……靜漪
蘇俄的嬰兒……梁棠譯
從我的結婚經驗說到戀愛墳墓問題……毅然
兩性問題一夕話……嫁梅
自勉的話……若僧

專載

肺病用煤油治愈之實驗……丁惠康

小說

磨豆腐……金永固
大風……藍娜
編輯後談……編者

辜仁發與李淑芸

雲裳

一　事件的眞相

北洋軍閥餘孽辜仁發，以善於鑽營，因緣時會，得任國民政府參軍，最近江蘇省政府改組，辜氏竟得攫取民政廳長一席，貪汚索詐，無所不爲，結果卒鬧成因無錫公安局第二分局長之抗拒交卸，飭人逮捕騙娶而來之弱女子李淑芸，希圖卸責以保全自身祿位之醜劇，貽黨國以羞辱，可稱今日官場現形記之一頁。作者就各地報紙所載及私人實地查詢之所得，先爲述此事之經過眞相如左。

辜氏於就任民政廳長之始，即據其貪汚走卒之報告，無錫公安局以該地工商輻湊，堪稱江蘇省頭等肥缺，思有以攫奪之。遂於某日喬裝赴錫，赴旅社索叫妓女，茶房未之應；乃購得鴉片一元，持以申斥前公安局長某君。某君雖據理辯論，然公安局長之職卒因而撤換。現任公安局長李文耕即辜之親信（辜李結婚之媒人）辜乃藉其民政廳長之威力，初乃非法委劉倬民爲最肥之第二分局局長，旋又介紹高某任第一分局長，以劫持整個公安局。劉倬民自到任後，在職五月，體仰上意，大肆搜刮，爲各方所不滿，控案甚多，遂於三月中旬宣告撤職。劉妻乃奔向李淑芸求救，李無知，告以暫緩交代，俟辜由贛回錫當有補救辦法。於是乃發生三月十五日劉妻大罵往接收之第一分局長的活劇。

二　辜仁發之毒辣無恥

劉倬民妻大鬧無錫第二分局時，聲言伊係廳長夫人之乾姊妹，劉之分局長乃廳長所委，非有廳長命令決不交卸云云。無錫縣長即據實報告江蘇省主席陳果夫，陳氏以時正在江西聆訓，遂轉報告將委員長，將以電文示辜，其時辜之惶恐當可想見，蓋彼唯有竭力朦蔽上峯俾得保全其可藉機貪汚的祿位。一時計無所出，乃將全部罪過嫁禍正擬

提出重婚問題的經其騙娶而來之二十二歲女子李淑芸，電令江蘇水警第一區長徐樸忱及民廳庶務主席劉安熙（此人爲參加辜李結婚要角之一，）將李氏母女自上海新民村十五號逮捕解送無錫法院。復一不做，二不休，檢送李淑芸賣官鬻爵證據八件，復電省政府陳主席，有謂『……李淑芸所犯，關係國家綱紀，國法若不能行於近親，何能整肅官常，表率僚屬……若不自遵國法，何以主民事，法不避親，請自我始，治家不嚴，又無可恕。……』一大堆看起來像人說的而實際最肉麻最無恥的話。

又民政廳於三月二十八日以第三號訓令，令無錫縣政府，飭即照轉縣法院，內容謂有署名吳宗華，周正元，陳建芝者，致函辜廳長，歷述李淑芸身世，十分卑污，有曾賣淫的話，並毀及淑芸同族李鳳池。次日此函又經吳宗華親自出名用函否認有此怪信。所提八件證據，經法院檢驗，皆不能成立。辜仁發之下流無恥，至是乃大白於天下。供其謀保全祿位之犧牲者乃一無知之女子李淑芸，在獄中數次咯血，不死者幾希！而其民政廳長一職，卒不能保，反造成全國一致之反對輿論，眞可謂弄巧反拙了！宜其演自殺未遂之怪劇！

三　辜李的婚姻問題

據李淑芸在無錫獄中對申報記者發表之談話，有云：『本人年二十二歲，湖南長沙人，系出名門，幼年曾在北平漢口等處求學，畢業於漢口遵道會教會學校。父名李正誠，現任湖南省銀行出納課課長。有一弟年十八歲，在南京五卅中學讀書，現已轉赴北平。淑芸認識辜廳長，在十九歲時，其時辜廳長任行營總司令部參議，有一次看戲，辜與余相識，大爲傾倒。乃挽該部副官李文彬（現任本邑縣公安局長）關說後，由李文彬之妻金緒佛作伐。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余與辜廳長在漢口中央旅社正式結婚，由李文彬爲證婚人，任和濱爲主婚人。此次到滬捕余之民廳庶務主任劉安熙，即爲結婚時之籌備主任。而漢口市長吳國楨夫人黃女士，且爲我扮裝新嫁娘衣飾，賀客有七八百人。結婚時並與來賓等合攝一影。軍政部長何應欽氏，亦在其內。嗣後並至漢口江西廬山牯嶺等處度蜜月及避暑。迨擢陞蘇省民政廳長後，與余同居鎮江太古山開

封里一號云云。

其內容吾人頗信為事實，因所舉人證物證率皆存在。又據另報所載，則辜李之間曾一度發生離異之事實。茲節錄如左：

辜與李曾訂有婚約，承認李始終處於正室地位，雙方初頗相安。年前辜改任國府參軍，攜李來京，租住本京淮海路金湯里某號，辜原娶有妻室，事先被其矇蔽。迨後李微有所聞，遂向辜提出質問。曾數度發生激烈爭執，情感自後愈趨破裂。經京中親友竭力調解。辜以顏面攸關，對李態度表面轉現和平，但終以李為其眼前大障礙，至是頗露悔恨之意。詎辜前妻艾承枚探悉辜在外重婚，即由鄂來京，迫令辜與李脫離，辜至是態度遂又轉變，對李愈不相容。雙方提出離異，由辜給李贍養費洋一萬元。但因辜前妻作梗，迄未兌現。辜為避免衝突，曾一度派人將李送往北平（只給旅費一百元）暫住。李抵平未久，因生活恐慌，函辜催索贍養費，辜時已發表蘇民廳長，置不答復。李迫於環境，遂由平南下來京，於去歲十二月間在中央飯店與辜相遇，大起衝突。又經辜親友極力挽勸，允照數付款，辜亦懼事態擴大，影響個人地位，遂用好言慰與委蛇，旋又偕同赴鎮。雙方婚姻糾紛，遷延時日，故迄未澈底解決，復以河東獅在，破鏡既不易重圓，幃薄糾紛愈趨激烈，辜心中終鬱怏怏。

辜之騙娶淑芸，與始亂終棄，於此兩段記載中已昭然若揭。其以噱詐手段娶得一不滿二十歲之妻妾，正與其獲得民政廳長如出一轍。私德公德皆如是之辜仁發，竟能在今日政治下獲取高官，無怪政治現象之益愈低落了。

四　李淑芸的身份與責任問題

又辜仁發為對李淑芸落井下石起見，偽造與宗華出名之怪函以詆毀李氏之事，函中述李身世卑污，有曾賣淫之語。後各報因誤於李父當時任職湖北省銀行，其女決非賣淫者流，乃據以推測李氏當為一浪漫之交際花。實則此與辜之任劉偉民貪污，以及劉之抗交，決不相干。蓋今日之『高貴男官』娶優娼妓女為妾者實在太多了。徒以其自知身份之卑，甘居妾位，故得為『男官』們所容。李淑芸因不甘居妾位，為辜氏所不喜，遂因劉偉民案之牽連嫁之以罪

，以謀自卸責任。但李淑芸既非江蘇民政廳長，又非民廳重要職員，更非無錫高級長官，劉偉民之抗交，是否因其一言之答，尚待證明，即令果確，苟辜仁發平日不幹這些鬼祟的事，光明正大，一二十二歲之李淑芸又何敢擅作主張。辜氏必於平日暗同其妻爲賣官鬻爵之勾當，李淑芸始敢爲此參與劉偉民妨害公務，而有主使其事之嫌。其罪之在辜，彰彰明甚。有人因此案而咀咒今日政治上之裙帶關係，似天下惡事皆由有女子參加而始更惡者，吾人實不敢苟同，且當斥之爲囈語。女子之過失祇在於歷史上受男子之玩弄與無知。然此又是否女子本身的過失呢？

五、李淑芸咎由自取

事至今日，似已大白。已無須我們對於此案本身再多嘵舌。但尚有不能已於言者，即今日半知識階級的青年女子多羨慕官僚軍閥之富貴，不顧年齡相差之鉅（辜李年齡相差二十一歲）受其欺騙，娶爲姿媵，或則徒供其玩弄，或則竟遭其中途遺棄，例證甚多。如辜仁發者，則更變本加厲，陷之以罪而謀自保。李淑芸雖不死於無錫之監獄，其終身幸福之被剝奪可以斷言。亦不可不謂爲咎由自取。青年姊妹們，覺悟了吧！

京市人口比率男約多女一倍

國府自奠都南京以後，人口日見增加，查去年九月份本市所有人口不過六十七萬，茲據記者向警廳調查，本京人口已增至七十餘萬，全市共有十四萬一千七百三十一戶。計男四十四萬七百〇六人，女二十八萬一千四百八十四人，男女比率，約爲三分之一弱。共計人口爲七十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八人云。

新生活運動與節約救國觀

社英

生活爲生物所必履之條件，凡圓含生負氣之倫，莫不各有其一定之生活，而生活之分別，皆視其環境而異致，人類生活自超乎其他生物之上，而其需要，又有文野之別，彼所謂某某生活者，即謂其生活現狀之不同。蓋某一種民族有某一種民族之生活，而其習慣多具特性。嚴格論之，生活習慣每足代表其民族之精神。譬若遊牧生活之民族，其人則多勇于進取；而安定生活之民族，則富保守性而習于苟安；此爲極明顯之例證也。

我國民族已有數千年之歷史，素以禮義廉恥爲立國要件。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見此四字在我民族之價值矣！然唯以禮讓爲國之故，浸假變爲萎靡弛廢之習慣；又以世界潮流之激盪，日趨奢侈，怠惰放逸之風，尤多沾染，以致整個民族，日漸墮頹，形成目前萎靡不振之現像。然而物極必反，大凡某一種事物，勿論發達或頹敗至最高度時，必又發生變化。遠姑不論，最爲相像者，若蘇俄政治腐敗，人民懈惰，達于極點，乃有一九一七年之大革命更改政體，政體更張，而其人民一切生活習慣亦隨之而易，一變而爲新興振作之民族。故其五年計劃成功之速也。又若義之棒喝團，德之褐衫黨，俱因更換生活習慣而成有組織有秩序之民族，使國人精神爲之一振。德且藉以解除國際束縛，恢復國際地位，三國所取之方法雖各不同，而國民生活與國家影響之鉅，可見一斑矣！是以疲敝之民族，欲圖振作其精神，養成其有組織有秩序之習慣，非有一種新的刺激不足以振起其觀念與興味，此新生活運動之所以應時事需要而蓬渤發生也。新生活之意義，各地報章記載已頗詳盡，勿庸吾人再事細述，惟有不能已于言者，由新生活運動，不禁聯想及于去春之節約救國運動矣！

夫新生活運動之命意，無非欲使國人逐漸改良生活習慣，以趨向于正確之途徑；故其主旨，首從個人修身上做

功夫，由己及人，由家而國，造成新國民之新生命，而換目前沈悶之空氣。此種運動命意，固自抱有其鉅大之希望；惟絕非僅事宣傳即以爲業經成爲新生活，新國民，所能畢事也。以此次各地熱烈提倡新生活觀之，似乎不久將來即可全國國民除去頹唐渙散之病態，而步彼各國改造國勢之後塵矣。然此爲未來之事實，暫不加以論斷，姑借節約救國運動，爲之一較，頗難測新生活運動之結果矣！

當節約救國運動發起于首都也，各地頗聞有接踵而起者。蓋國難嚴重期中，節約救國，自多博得國人之同情，而其主旨節省個人與家庭之消費，移作救國之用，讀節約救國會發起大意，『……惟救國之條件不在乎論調之高，而貴乎實際有效，不在宣傳之廣，而貴乎人人能以身作則；不在乎方案之多，而貴乎繼續不斷的努力！所謂「實做」，「先從自己做」，「繼續不斷的做」是也。倘我全國同胞咸能本此條件，一致奮勇直前，則收回東北失地，復興中華民族，以雪我九一八空前未有之奇恥大辱，固可屈指以待也。「實做」，「先從自己做」，「繼續不斷的做」，救國工作合乎此三條件者，唯有極積提倡節約救國。或謂節約救國範圍殊甚狹窄，要知正因其範圍狹窄而人人皆能「實做」，皆能「先從自己做」，皆能「繼續不斷的做」也。且試統計之，全國四萬萬人，每人每年平均能節約一元，則每年共可節約四萬萬元；二分之一，亦可節約二萬萬元；四分之一，亦可節約一萬萬元，即減至十分之一，亦可節約四千萬元，爲數亦不爲不鉅。蓋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個人雖節約有限國家實獲益無窮；……』及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項節約辦法，(辦法從略)所以籌劃救國之法至爲完備而簡單，應易普遍于一般社會，推行于家庭交際之間矣。乃一年以來，殊未見節約救國之成績，雖會間有是項禮券之印行，然迄鮮見人予以利用，且社會奢靡之風依然如故，彼節約救國運動，似未發生若何影響，而當時風行一時之提倡，殆已成爲陳迹。由此例之，新生活運動之發展，又難令人不無懷疑矣！

按節約運動與新生活運動，同爲欲圖轉移國人觀念，改良法律習慣，一則專以節約虛靡，儲爲國家之建設，事實簡單，易于做到也。一則當從修身克己上着力，使成良好國民，以爲國家之用，二者相較，難易迥不相侔，以簡

單而易于做到之節約運動，尚有此虎頭蛇尾之現像，況艱難繁重不知凡幾之新生活運動乎？新生活運動之主旨，係逐漸進步，由個人生活之起居，以及人格之修養而做起。換言之，全屬修身之問題。惟此種功夫，表面觀察，似乎平凡，然非切實力行，不能見其功效，深刻論之，尤非自心理上改革不可。否則徒爲形式。所謂誠于中，形于外，幾曾見蛇蝎其心，豺狼其性者，能眞正履仁義道德之域者哉！革心之要，超過任何其他步驟。古人所以視正心誠意爲不可或忽也。故新生活運動之第一步緊要工作，即爲如何能使參加者做正心誠意與夫整齊儉樸之功夫，而達目前實際需要有組織有秩序之國民。此種運動，根本意義重大，絕非茫無頭緒，盲從或被動者所能得以收效也，自新生運動發生以來，朋儕參加者至夥，偶與討論及之，大多苦于不知從何做起。蓋此等由內而外，由實而虛，由己及人之實際修身功夫，既非宣傳口號所能見效，又非徒恃人多即可成功；縱使全國各地皆有是項運動，整個民族盡形參加，設精神不變，劣根性不除，則換湯不換藥，故我依然，試問又有何用？今者我儕所急切需要者，不在多一盛大之運動名義，而在能得國人振作之精神，而證以歷來成例，每有一種運動，莫不僅存名義，節約運動，祇舉其一端耳。當此國難嚴重期間，非能全國一致臥薪嘗膽，以切實圖振作，不足以言雪恥，尚能再空喊口號貽譏外人耶？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風行草偃之力最大。新生活運動，南昌纔一提倡，各地風起雲湧，接踵而來，提倡自上，原易普遍；不難得形式之組織，而難得精神之充沛，此等現狀，自昔皆然；試觀勿論何種宗教或學說，當其創始之初，鮮不欲正人心而挽頹俗，乃愈傳愈支離，甚或竟有與最初宗旨行動相反者。凡事不難創始規劃，而難於實行遵守其宗旨，事實證明，先例多矣。

抑新生活運動，尤與其他運動不同者，普通運動，大多係要求于人，或勸人力行者。若要求權利也，勸募款項也，清潔運動也，國貨運動也，其運動之方式，無非極力宣傳，希望目的方而加以接受，或慷慨捐輸，以及力行。而新生活運動，乃主旨在運動者本身努力，推己及人，且需由內而外，非有改善之新現像，不足昭示于人，不能昭示于人，即無所用其新生活之標榜，亦即不得謂之新生活

，亦即失其新生活之作用矣。國人心死已久，起死回生之術，談何容易？安得有如聊齋誌異中陸判其人者，一易普通之人心，庶可有振興之希望歟？各地新生活運動蓬渤發生，深願參加者，能言行一致，名副其實，有以新國人之視聽，而造成無形强有力之偉大勢力；否則徒貽外人之訕議，又何必多此一舉也。

吾人更有應注意者，新生活運動固無性別，而女子參加于各地新生活運動團體者，大有其人，未識能否向新生活運動途徑中努力進行，一般社會雖認女子一切遜于男子，然女子之道德人格，大多數優於男子，無可諱言。誠能本其固有之美德，再加修省，自不難真正達到新生活之目標；且新生活公約所訂，食，衣，住，行，工，教，娛，交，八項應行遵守力行之要義，原甚平常，惟能人人于此纖細微處一一做到，則最低限度，可成一有禮貌，有道德，有常識，自愛自律之好國民，一洗疇昔無秩序之故態。尤願吾女界不參加則已，既揭此項標幟者，即予社會以新的模楷，否則寧以不標此新旗幟爲是。萬不可又若彼節約運動等，曇花一現，即無後文耳。

新農謠

紘子

山裏山，溝裏溝，
現在做人實在難。
　舊年年成雖然好，
　穀價跌得難溫飽。
我家老小共七口，
　過年祇剩麥五斗。
前村李公公，
　債主逼得病勢兇。
隔壁二舅舅，
　押出兒女做丫頭。
全村多少男和女
　都向上海謀生路。
山裏有田無人種，
　畈裏有田沒人耕，
村前村後鬧鬼神。

婦女國貨年與農工商慘況

峙山

農村破產！經濟破產！喊得鎮天響，國貨年，婦女國貨年，也跟『……破產』的聲浪響起來了。這是工商界的同胞，看見農村經濟破產，乃至於整個的經濟破產，覺悟到這完全是受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結果，在無可如何之中，才決定了提倡國貨的辦法；以期外抗列強的經濟侵略，內救工商業之衰敗，所以才大聲疾呼的要提倡國貨，並定去年——二十二年——爲國貨年，以期促起國民注意。二十二年終，國際貿易局給我們的報告，是入口貨總計爲十三萬萬四千五百五十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八元這眞使人驚訝！集中全力提倡國貨的國貨年，尙有十三萬萬餘元的洋錢流到外國去，已經破產的中國，還禁得起這些白花花的洋錢向外流嗎？例如已患貧血症的人，還禁得起大流血嗎？這足證明提倡國貨的聲浪，還未震動了有購買力的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們的心去，又不好再來一個國貨年，換換花樣，才決定今年——二十三年——爲婦女國貨年，繼續努力，以期喚民衆的愛國精神。作者在本刊第一期上曾說過，中國婦女，實無負於全體國民，然而，無負雖然無負，國家興亡，匹夫匹婦均有責任，我們不能祇求其無負，還要更進一步要求其有功於國家才是。何況，提倡國貨，抵抗外貨，爲吾全體國民應盡的義務，婦女分屬國民，自不願逃脫這種義務，應領導着家人，致全力於提倡國貨，今年既已定爲婦女國貨年，如果今年的入口貨比往年的數字減少一點，便是婦女的光榮，也是國家的幸福。

提倡國貨的聲浪，已經喊了將近二十年了，自民四日本向我提出二十一條起，愛國志士卽大聲疾呼的提倡國貨，「五四」運動，「五卅」「五三」等慘案，直至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相繼發生，稍具愛國心的人，在悲痛國家危亡之餘，莫不轉其全部愛國心情於提倡國貨。凡爲智識階級，不分男女老幼，大概都知道提倡國貨的意義及其利害。何以入口貨的價額年年增加，國內的工商業，江河日下呢？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難道錯了嗎？啊！何嘗是總理的學說錯呢，一般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實等於不知。茲屆一年的開始，又是所謂婦女國貨年，特將提倡國貨與農村及工商業破產的慘況，就可能統計的範圍，寫出一二，知的人多一個，行的人就增加一個，農工慘況也許藉此挽回萬分之幾，或千分之幾。

農村破產的狀況，我們可以天天在報紙上看見。目前報載：中國流離失所的農民有七千萬人。還有許多的豐收的地方，因為穀賤傷農，每畝田收的糧食賣了錢不夠完稅的，因而有很多的農民被迫無奈棄田而走入城市或匯區另覓生活之道。同時，國際貿易局的報告，去年一年，糧米入口的數字居入口貨的第一位，總計為二萬萬七千五百餘萬元。如果我們拿這將近三萬萬的金錢，買中國的糧米，農村的穀也許不會那樣賤，傷農也許傷不那樣重。起碼這七千萬流離失所的農民可以減少。七千萬人的流離失所，這是多末慘痛啊！不知一天凍死多少，餓死多少，或因凍餓致病的死亡多少？素以慈悲為懷的婦女們！如果我們在買米糧的一剎那，思念及此，不但少送到外國若干金錢，且可救活多少性命。還有，農村破產，農民跑到都市上來，第一是找工作，在工作找不着而又受凍餓之苦的時候，唯一的辦法是賣掉妻女，暫維生活。所以公私娼妓日漸增加起來。姊妹們，如果不願你們的夫或子去嫖娼，就起來領導着家人嚴厲的抵制外貨，以期挽回農村破產於萬一吧！

上面是關於農村方面的情形，再談到工業方面的情形就更慘了！據報紙所記載的統計，去年一年，工廠倒閉三百餘家。失業的工人達三十三萬餘。中國是大家庭制，一人養活一家，按一家六口計，合計工人及家屬陷於凍餓的約二百多萬人。這又是怎樣悽慘的一件事呢？外國貨入口的總數是十三萬萬餘元，如果我們以十三萬萬的金錢來買國貨，中國三百餘家工廠或者可以不倒閉，三百多萬人或者不致陷於凍餓，也許因國貨暢銷，更產生若干工廠，容納若干工人，在生產建設上收到相當的效果也未可知。以慈悲為懷的婦女們！不要嫌棄國貨粗劣，須知蓬萊的中國人，祇配用粗劣的中國貨。祇要國貨能暢銷，國貨工廠的生意好，國貨亦會日漸精美。總有一天，國貨會比外貨漂亮，這就全在國民熱心提倡了。

農工方面的情形既如上述，再談到商業方面：今年廢曆年結賬後，僅上海最繁的南京路，有五十幾家大商店擬報歇業，因帝國主義工部局，恐礙市面繁榮不准歇業而未果。南京，北平，太原的商店，均關閉百餘家，再加上天津，漢口等大都市，倒閉的商店不下數百家，這足證明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已日漸衰弱，而購買力衰弱的原因，乃是年復一年將大批金錢送到外國去的結果。經濟既整個的破產，還有購買力之可言嗎？貨物雖賤，其奈無錢購買何？

今年雖然是婦女國貨年，却不是專要婦女去提倡國貨，而一般男子——公子哥兒，買辦老爺式的男子可以倡買外貨。而是要一家的主婦領導着全家的男女共同服用國貨。因此，我代表家庭的主婦，向男女學生們，教職員們，公務員們，黨國要人們，買辦階級們，資產階級的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們，不合於社會進化的姨太太娼妓們，大聲的喊着：你們的錢，不是你們自己從礦山裏開採出銀鑛金鑛，自己鑄成的，你們無論是直接從國家的黨政軍等機關，或工廠商店拿來，或間接從父母丈夫，嫖客手裏拿來，或從剝削民衆的勞力得來，你如果問問金錢的來歷，都是從勞苦的農工手裏來的。國家收入的大部是稅收，土地稅，工廠稅是直接向農工抽取的，商業及其他稅收是間接向農工抽取的。你們從農工手裏拿來，應還回他們才是。雖然還回的方式，是換回一點農工生產品，但農工們的勞力是找着了出賣的機會。如果拿農工出賣勞力得來的金錢，而去購買外國農工的生產品——貨物，中國農工的勞力沒有出路，不但農工自身陷於凍餓，國家財源陷於絕境，你們這般寄生虫將怎樣生活呢？啊！一天一天走近墳墓的你們喲！還不覺悟嗎?!

婦女們不是渴望着男女平等嗎？欲享平等權利，應先表現平等力量。既然是國家興亡，匹夫匹婦均有責任，那末婦女因生理的關係既不宜跑到疆場上去殺敵，自應領導家人盡力於提倡國貨，這就等於率領將士為國殺敵了。因為帝國主義者是以經濟與武力兩種方法來侵略我們，男子負抵抗武力侵略的責任，女子肩起抵抗經濟侵略的責任，這與男子有何區別！抵抗經濟侵略的武器，就是一顆永遠服用國貨，絕對不買外貨的決心！如果婦女們有了這顆決心，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但是必需能提着家中

的男子和我們合作，更以永遠不買外貨的意義教訓我們的子女，藉以喚起民族意識。或有些讀者以爲我這是囈語，事實上作不到。但是，我們不管別人辦到辦不到，我們自己儘管努力的去作。有一人作到，中國便增加一有力的人民，有一家作到，就增加一家愛國的份子。最低限度，我希望有知識的主婦能夠向這條路上走！

以上是向婦女說的話。所以把一切責任都放在婦女身上。我們如果自己要作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就不能把責任往男子身上推。我們承認男子的一切錯誤都是婦女的，都是爲母者未把兒子教訓好，爲妻者未把丈夫勸導好。如此，我們把自己的責任加重，才可把自己担負責任的能力提高，才希望着表示點差强人意的成績。其實，外貨暢銷國內，工商業衰敗，農村破產，政府要負大半責任。前在「婦女無負於國民」文中已詳言之。但是，政府的不良錯施，我們老百姓現在還不能直接糾正。等到四權歸我們老百姓行使的時候，我們自有糾正的方法。現在是我們訓練我們自身的時候，我們先不放鬆自己，而後才能捉住人家，所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有一定的秩序的。姊妹們！我們開始盡我們國民一份子的責任吧！站在慈悲的立場，站在國民衛護國家，抵抗經濟侵略的立場，站在訓練我們自身的立場，站在訓練我們子女，藉以喚起民意識的立場，我們都應抱負着一顆服用國貨，永遠不買外貨的决心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我們未捉住政權的時候，我們祇能先從自身作起呀！姊妹們，努力吧！如果今年的入口貨數目減少一點，那就是我們表現的力量。我們要永遠保持這顆决心，尤其在今年的婦女國貨年全年中是更要努力的！

美國婦女參政的經過及其趨勢

賓名題

在過去的社會制度裏面，國家社會的政治權和經濟權都操縱在男子手中，婦女是無法去過問，並且也無權無能力去過問，那是必在的現象，也就是必然的結果。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婦女界漸漸感覺本身在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從事於各方面的奮鬥，提出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政治上的平等——教育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各種口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還算「婦女參政」問題、婦女參政在歐美大陸諸國各有其發展先後不同的歷史，在事實上的成功亦有程度上的差別，不過美國婦女的貢獻，以全世界婦女運動的立場看來，總算是有特殊的功績了。

一八四八年的時候，美國婦女在紐約省的 Seneca Falls 的地方，開始組織關於婦女運動的團體，提出男女有平等享受一切的要求，當時各省同樣的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的產生起來，至一八六九年有「全國婦女參政協會」及「美國婦女參政協會」同時成立，於次年（一八九〇年）合併而爲「全美婦女參政協會」。

此地有可特別敍述者：在美國各州中惟紐結褰（New Jersey）州的婦女早已取得參政的權利，當一七七六年該州州憲法卽有明文的規定『凡州民無分男女達法定年齡而有五十磅的財產者皆有選舉權。』當時該州婦女之參加選舉者，實屬極少數，後來數目漸漸增多，到一八〇七年州議會復用法律的規定，限制選舉權資格的取得僅屬於白種男子公民，所以在紐結褰州婦女參政權的取得，亦不過如曇花一現而已。

社會輿論對於婦女運動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爲主張婦女運動，一爲反對婦女運動者，主張婦女運動者不但在口頭上文字上作空虛的擁護，進而作修改憲法的運動，凡律（指Statutes而言）有抵觸或防碍婦女參政運動之進行者，設法變更或修改，在事實上各州法律之被修改者，頗不乏其例。後來因南北內戰的產生，國人的視聽轉到黑奴的

解放問題，民主黨爲欲達到操縱南部美州的政權起見，在議會中曾提出關於黑奴的政治問題，故婦女運動的新潮，經過一次急流之後，頗有和緩趨勢。

直到一八六一年，干薩斯（Kansas）州加入聯邦，在憲法的規定承認婦女在學校教育方面有同等選舉權，範圍雖小，但婦女選舉權的取得總算第一次勝利，不久有二十二州繼續承認婦女在學校區內有選舉權。

婦女在教育界有特別興趣與功效，爲一班社會所承認，所以在事實婦女不但取得選舉權，同時並取得被選舉權，當選爲學校財產管理人，學校監督的，不一而足。

在衛明州（Wyomnig）內，有一部份有權威的男子贊助婦女參政，所以當一八六九年的時候，婦女在法律上，即取得參政權，兩年後又有取消婦女參政權的提議，（註一）訴諸法庭未能通過，至一八九〇年衛明州加入聯邦時，還有許多地方人士反對婦女參政權之確立。

此外有哥羅拉多（Colorado）州於一八九三年婦女取得參政權，愛達河（Idaha）與烏台（Utah）二州於一八九六年婦女取得參政權，自是以後，經過很長的期間婦女運動在其餘各州尙無成功者。直到一九一〇年華盛頓州（Washngton）婦女取得參政權，一九一一年加利弗尼亞州（California）婦女取得參政權，一九一二年干薩斯（Kansas），啊爾如那（Arizora），俄勒岡（Oregon）三州的婦女取得參政權，同時伊里諾（Illincis）州的婦女亦取得局部的選舉權（限於州憲法上所規定的官吏選舉婦女有投票權）。

美國婦女運動的過程中有時是一種矛盾的現象，婦女在法律上得來的參政權，復被法律褫奪之。例如一九一二年威斯康星（Wisconsin）州婦女，被州議會取消其得來的選舉資格，此外如俄亥俄（Ohio），默肉瑞（Missouri）北達科大（North Dakota）南達科大（South Dakota）乃布拉斯卡（Nebraska）馬斯其山塞斯（Massachusetts）紐結塞，紐約，潘斐爾尼亞（Pennsylvaina）愛歐娃（Iowa）西威爾金尼亞（West Virgina）各州，均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三年間先後取消婦女之參政權，此中原因：如列威教授（Professol Lewis）所言者「有因於美國內戰的關係，有因於世界大戰的關係」，在無形中婦女運動受莫大的打擊，但婦女的戰綫，毫未表示退縮，「全美婦女參政協會」於

一九一〇年在首都華盛頓組織總幹部，從事於聯邦憲法的修改運動。蓋美國為立憲國家，凡法律之違憲者皆屬無效，若婦女在中央憲法上取得參政權，則各州州憲法上有與中央憲法相抵觸者，皆不得發生效力，故美國婦女運動，由過去局部的奮鬪，至是變而為全國整個的修改憲法運動。一九一四年三月中央參議院議員，卽多有贊成修改憲法者，惜當時未滿三分之二議員的投票，不足法定人數，在衆院投票亦以一七四與二〇四之比，未能通過議案，但此時婦運潮流高達極點，大多數婦女更組織「全國婦女黨」，其中黨員多屬有社會聲望的婦女領袖，出入白宮轟轟烈烈做過很激烈的宣傳，要求當時的威爾遜總統負責卽時贊成婦女參政權。自一九一六年以後，進行極為順利，深得社會人士的幫助，一九一八年一月衆議院投票以二七四與一四六之比通過中央憲法修改第十九條：「美國公民無分性別皆有選舉權，中央與各州不得無故削奪之。」至是美國婦女參政運動在法律的根據功告厥成。

自「選舉平等」達到目的後，全美婦女參政協會遂更變為「全國婦女投票聯盟」，婦女黨亦歸併在婦女投票聯盟範圍之內，從此美國婦女一躍而登政治舞台。當第六十五屆國會時，頭次婦女當選為衆議員者一人，第六十七屆國會時當選者三人，第七十屆國會時當選者四人，一九二二年婦女當選為參議員者一人，一九二四年婦女當選為省長者有兩州，台克塞所與衛明州(Texas and Wyoming)，當選為州秘書長者有紐約一州，當選為州議員者八十有八，婦女在政治上之活動，斯為極盛時代。以上所舉者指選任官吏而言，此外尚有許多委任官吏不勝枚舉，在地方政治方面，婦女之直接參加者，更不乏人，如「縣議員」「檢查官」等。至於小學及中學教育方面，差不多都屬於婦女的勢力範圍，男子之從事中等教育界者，不過什之一二，若論大學教育又當別論了。

總之，美國的婦女參政運動，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奮鬥，在法律已取得憲法的擁護，在輿論上已取得任何人的同情，在事實上亦占據了若干很重要的政府位置，可說各方面均無障礙了，不過若分析婦女的本身問題，婦女界是否已完全利用其已得來的權利去直接參加政治工作？據最近紐約城的報告，婦女中有百份之七十一以上不去選舉登

記(註二)，在巴第莫城 (Baltimore)有百份之五十七不去登記，若統計全國每次選舉所登記的人數女子不過男子之半數。有一次伊利諾(Illinois)州選舉，用男女投票分別計算的方法，婦女投票人數占百份之四十六，男子投票人數占百份之七十一；換言之婦女之已取得選舉權而不去參加投票者，占婦女全數百份五十四，而男子之放棄投票權約百份之二十九，據一九二四年全國選舉統計婦女占百份之三十五強，男子占百份之六十七，於此可資證明婦女界雖然取得同等參政權，但大多數的婦女，對於政治不甚感興趣，常放棄已取得來的政治權利，在十年前固屬如此，即在今日亦未見有特殊變遷。據一九三三年米州大學政治研究會的調查，全美政治界婦女之任執行官吏而獨當一面者極少，惟在立法機關方面婦女界之繼續當選者頗有增加，其他如中等以下各學校內之教職員各公法團內關於任打字速紀錄士者，婦女固然極多，乃因婦女對於此等工作有特別長處，並非經過婦女參政運動後所得的結果。

美國自婦女參政運動成功後，全國政治的趨勢是否有激烈的改變？換言之，婦女運動對於全國政治有甚麼影響？據一班研究者如：喬塞夫教授 (Joseph) 康德夫阮克先生(Barthelemy, Frank R. Kent)(註三)等的報告，謂婦女雖然在形式上與男子取得平等選舉權，但政治的內容和法規政策的確定，並未因此而有所改變。此中原因：一則大多數婦女還是繼續放棄選舉權和發表政見，二則已參加選舉投票的一少部份婦女，大都還是不能獨立表示意見。白來西教授(註四)在所著「近代民主政治」一書中，謂婦女投票時並無一定意見，常以其兄弟丈夫之意志為意志，此種情形不獨美國如此，歐洲各國亦有同樣現象。

不過此地抑有說者，所謂婦女運動之成功與否，並不以婦女在政府機關把持官職及能操縱選舉為前提，祇要婦女在法律上能享受同等保障，政治上享受同等權利，教育上享受同等機會，經濟上享受同等利益，社會上享受同等地位，那末就算男女無論法律的政治的教育的經濟的社會的都是平等了。況且美國已經是政治上軌道的國家，無論個人或政府本身的行動，都要依隨法律，站在民衆的地位，對於政府之非法行為，隨時得糾正或嚴格批評之，政府無時可脫離社會輿論的指揮，事實上只有有權的人民，並

沒有有權的政府，人羣中眞具有天才或超人能力的份子，並不願參加政治工作，因爲一入仕途，則其能力反被制限了，所以有材幹的人民，大都經營私人正業，如國內一班銀行家實業家都是超羣的份子，政府的官吏反被他們指揮，做他們的工具。

在婦女方面也有同樣的心理，伊們並不以在政府機關供職爲榮，大都以服務家庭爲一生主要工作，所謂「婦女的最後歸宿點是家庭」，其在外面從事各項工作者多有不得已的原因以及離婚或未結婚的女子。結婚後的女子什之八九多在家庭工作，如淸潔，整理，衞生，洒掃各項日常事件。因爲他們的社會制度與中國的社會制度大不相同，中國雖是個極貧的國家，但事實上充滿極端的官僚氣習，前役後婢，一家之中有用奴僕至十餘人之多，所以家庭主婦不任操勞的工作，在美國社會是沒有奴僕制度的，若結婚女子拒絕家庭工作，則他們的家庭便馬上要分裂了。

因此感想到我們中國的家庭制度，更感想到中國的婦運前途，目前社會已到極紊亂的時代，一個處在紊亂社會裏面的婦女，與一個處在安全社會裏面的婦女來比較，則伊們的責任自有不同，而一個處在紊亂社會裏面的婦女運動，和一個處在安全社會裏面的婦女運動來比較，則他們的目標和途徑亦各異其趣，所以今日中國的婦女來做今日中國的婦女運動工作，一方面要取法西洋的奮鬥的精神，一方面又不可做西洋的最後途徑，因爲中國的婦運目的是要喚醒全國二萬萬的女同胞用伊們的能力來救中國來改造中國，在政治方面說，婦女參政的目的，並不在專使婦女來掌握政權，而在使婦女來推動政治。最近立法院所規定的憲法草案在「人民之權利義務」章第七條說：「中華民國人民無論男女種族宗教階級職業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又在「國民大會」章第四十九條說：「中華民國人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律選舉代表，年滿二十五歲者，有依法律被選舉代表權」。若此果爲將來之我國憲法，則婦女在憲法上已得平等選舉的權利和根據，不會同樣的要經過美國婦運在法律上奮鬥那樣的事實，祇要全體婦女能在同一條戰線上聯絡起來，做社會中的一個重要核心來促進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建設，換言之，目前中國婦女運動的南針，不專在一部份婦女去做政治工作爲已足，尤須全體婦女立

在政府機關之外跑到輿論的當頭來高聲急呼做改造中國社會的一個正確標幟，——這是寫者一束芻蕘之見，貢獻於全體女同胞！

註（一）參考美國法案 Nixon vs. Herndon et al,47 s.c,446

註（二）按美國選舉法選民應先向政府登記然後選舉

註（三）參考 Frank R. Kent, The Great Game of Politics (1923,)P.164

註（四）參考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1921,) Vol.II P.48

滇曲掇拾

劉明

在雲南西部的五六月間，大約可以說是最有浪漫氣氛的季節吧。倘若走在田野阡陌間，那些從秧當上面飄來的歌聲，準會不時聽見着的。而且陌生男女互相唱和的曲子，總是比較來得多些。比如一聽見女的在唱：「白布帆子花枕頭，問你小哥睡哪頭？」就有男的接下去：「小哥路程來得遠，就與小妹睡一頭。」據說，一對青年男女；因為一時唱得高興，以至相愛起來，便挽着手，走到山後林中去的事情，也是往往有的。

不過在這裏，我倒不要抄出這些情歌，卻高興把彼此戲諧的調子寫點來看看：「吃菜要吃白菜心，養女要嫁唐督軍，走在人前多好看，喊聲太太又好聽。」女的向男子唱這個，與其說是表現她的虛榮心，倒不如說是故意使村漢一類的對手，感到些微難堪吧。男的呢，便馬上諷刺過來：「吃菜要喫苦菜心，養女莫嫁唐督軍，走在人前倒好看，喊聲奴婢怪難聽。」

至於男的唱：「三位大嫂過河溪，中間那位是我妻，頭上金釵是哥打，肚中娃娃是哥哩。」（哩，的也。）倘把這變成說白，那會不止大挨臭罵的，然而卻因其是在唱歌，藉藝術表現出來，所以女的聽着了，不但不生氣，反而會很聰明地回答過去：「三位大嫂過河來，中間那位是你奶，頭上金釵是爺打，肚中娃娃你投胎。」

婦女職業與育兒問題

靜漪

一 婦女職業的重要

中國自革命運動發生以來，婦女運動亦隨之日益進展，在婦女運動的過程中，婦女職業實有主要的作用。換言之，婦女職業爲解放婦女推動婦女運動之重要條件，其原因如下：

（1）婦女有了職業，能夠經濟獨立，然後才能不受他人的束縛，大胆的脫離伊們的牢籠，反抗伊們的壓迫者。否則自已不能經濟獨立，處處須依賴於人，即使有脫離萬惡環境的胆量，也沒有好的結果，這是婦女職業重要的原因之一。

（2）婦女在謀其自身解放的爭鬥過程中，必有相當的智識與技能，然後纔能澈底的奮鬥，不爲環境所屈服。然而婦女在萬惡的不自由的環境中，伊們的壓迫者能給與伊們以爭取自由的智識技能嗎？這顯然是沒有希望的。必須婦女有了職業，在職業的工作中，以及工作的餘暇，擷取相當的智識與技能，作爲從事婦女運動的工具，這便是婦女職業重要的原因之二。

（3）婦女有了職業，就可以有離開家庭的機會，到比較自由的環境中——社會上來。這樣，婦女與婦女間纔能發生密切的關係，纔能實行團結，以達婦女解放的目的。否則終日各各困居家庭中，即使沒有受到壓迫，而繁雜的家務，已可使婦女的精力消磨淨盡，何從而得團結呢？這便是婦女職業重要的原因之三。

婦女職業的重要，任何人均可明瞭，似不必多說。以上所述，謹就婦女職業在婦女運動中的重要言之，我們如果稍稍回顧過去婦女運動的歷史，即可知道婦女職業確爲推動婦女運動中之有力因素，而爲我等從事婦女運動者所不可不注意之事實。

二　婦女職業的眞義

婦女職業在婦女運動中的重要，既如上述；究竟婦女職業的眞義如何呢？換言之，婦女職業要如何的解釋呢？有些人說：現在一般的家庭婦女，可說都有職業。因爲在家庭中，他們都有相當的操作，例如燒飯，燒菜，縫衣，洗衣……等，都算一種職業。

這種說法，看起來似乎有理，其實並不正確。因爲人類社會的進化，是全靠分工合作的，燒飯，洗衣……等，不能說不算爲一種職業。不過，不必把這些事務零碎的分配到每一個家庭中去硬作婦女的職業。在現代進步的國家中，這些事務已經社會化，大規模的由國家經營，所以在將來，這些事務在家庭中會自然消滅，不會再等待婦女們世世代代的專門去從事於這種職業。

又有人說家事是婦女個性最適宜的工作，所謂『男子治外，女子治內』。這亦是不正確的。須知在原始時代，男女是同樣的工作，甚至於有時是女子的權力高於男子。以後到了私有財產時代，產生了封建社會，於是女子遂被拘束於家庭的牢籠中，直到現在還未能脫離。可是目前的環境不同了，資本主義已統治了全世界，家庭手工業已日趨於崩潰，如此，則由舊的經濟組織之下所產生的『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學說，當然亦不能存在。

婦女職業的眞義，是要婦女自由地到社會上去從事於伊們所願担任的任何職業，不是謹謹把伊們關在家庭之中叫伊們勉强地苦痛地去做那零碎的家務。在社會方面，要澈底的開放女禁，任何職業，在可能與合理範圍內，應容許婦女有與男子擇業的同樣自由。這樣的婦女職業，纔有眞的意義，纔能在婦女運動中起重大的作用。

三　婦女職業的現狀

在歐美各國，因資本主義的極度發展，家庭手工業的破產，大部分的人民都變成工錢勞働者，婦女自然亦逃不出例外，於是廣大的婦女羣衆由家庭中跑到社會上來和男子做同樣的工作；尤其是工廠中，更爲伊們最主要的歸宿。當然的，爲了這種社會經濟的大變動，婦女的地位是增高了不少。無論這種婦女職業的開放是否澈底，是否已與

男子享受到絕對同樣的待遇，而婦女職業的普及，確爲極明顯的事實。

在蘇聯，因爲社會經濟的與政治的空前大變動，造成男女的絕對平等。在他們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婦女有擇業的絕對自由。除了因生理上的差異而與男子有些分別外，在各種職業的部門中，幾乎都有伊們的蹤跡。

中國的情形如何呢？除了大都市中因資本主義的侵襲而造成廣大的婦女勞働者外，就很少看見有職業的婦女。當然的，在學校和其他的職業機關，也有少數的婦女參加；可是從整個說起來，要算是微乎其微了。

不錯，在每一次革命渤發的時候，因爲婦女運動的發展，婦女總得了不少的職業機會。例如在中國初期民族革命的太平天國時代，婦女的職業機會，得的較多。甚至在軍政方面重要職務，皆有不少婦女參加。在辛亥革命起來後，婦女亦獲得較多的職業機會。尤其在學校的教員中，最爲顯著。至於十五年渤發的中國國民革命，那是不用說了，非但婦女職業得到了大大的解放，婦女運動的進展，更達到了空前未有的境地。然而使得我們失望的，就是婦女屢次所獲得的較多職業機會，均不能持久，往往隨着革命運動和婦女運動的低落而曇花一現的消滅了。所以總起來說：中國的婦女職業現狀，是需要婦女們再起來奮鬥爭取和改善的。

四　婦女職業的先決問題——育兒問題

從上列所述，可知婦女職業爲目前婦女運動中所急待解決的問題。不過，在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先，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要先解決，然後婦女職業纔能得到完滿的解決。這就是關於育兒的問題。

爲什麼育兒問題爲婦女職業的先決問題呢？換言之，爲什麼育兒問題不解決，婦女職業問題就不能完滿的解決呢？這是很明白的，婦女爲了育兒問題，往往不能不犧牲伊們的職業。你看，一個婦女費了種種困難，尋到一個職業位置，可是，一旦生了小孩，問題就發生了：如果是專從事於撫養小孩，對於伊們的職業自然是有種種的妨礙。如果專爲職業，就很難顧到撫育小孩；結果，小孩不能不撫養，於是婦女就只好抛棄伊們費盡了種種困難所謀到的

職業，而勉强地回到家庭中來從事於育兒工作，第一個小孩子養大了，第二個又生了，於是婦女的一生精力，就如此的在家庭生活中犧牲了。

這種情形，我們只要稍稍留意現在的事實，就可明瞭。我時常留意我所熟識或知道的新女性，當伊們沒結婚和沒生子女以前，是如何的努力於伊們的學問與事業！而且，前途是多麽有希望呀！可是，一經結婚生子以後，就往往不聽到伊們的聲息了！你說伊們是自甘暴棄呢？這是寃枉的！因爲伊們有不得不停止事業的苦衷。試想，有的沒有僱用奶娘的能力，即能僱僕人，因爲僕人多不可靠，亦難放心；社會上又沒有寄託之所，一個小生命如何的安排呢？於是伊們就被迫不得不忍痛的抛棄了伊們的職業，而担任扶養小孩的事務了。

爲了這個緣故，所以現在有很多的新女性，他們很怕結婚。爲的是怕生小孩。這種觀念雖不正確，但也有伊們不得已的苦衷。試想：抛棄了職業，終日在家裏過奶媽的生活，這是如何的痛苦！當然做母親也有做母親的樂趣，不過這種精神上的安慰，畢竟不能消除身心的痛苦啊！而且一個家庭中少了一個生産者，經濟方面更要感受困難。尤其在這不景氣的社會中，單靠丈夫的收入，是不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這在窮苦的工農羣衆中，固然是特別的明顯；就是一般的智識份子自由職業者當中，也大部分逐漸淪於這種悲慘的境地。所以目前一般新婦女，怕結婚生小兒的心理，雖說是現社會的一種病態，但這不是偶然發生的，而且有其發生的原因和背景。我們現在如果要消除這種社會的病態，就先要消除發生這種病態的根源和背景才是。

五　怎樣解决育兒問題

從上面的論述看來，可知育兒問題對於婦女職業運動極關重要。育兒問題急待解决，在目前婦女職業運動的時代，更屬刻不容緩的。

可是解决這個問題的辦法，在目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情形之下，是十分困難的。因爲如從問題發生根本去求澈底的解决，非社會上有充分的設備不可。但這種充分的設備，需要大批的金錢，勢必增加國家財政上的支出。你想

在現在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情形下能辦到嗎？

在歐美各國，對於育兒設備，因爲他們政治社會的進步，財富的充裕，當然比較我們好得多，尤其是在蘇聯國內，「托兒所」「嬰兒院」……一類的育兒機關，普遍於全國，各工廠各學校都附設有托兒所，爲女職工等寄托小兒，這樣對於各人的職業，就沒有絲毫的防礙了。

在中國，想解決職業婦女的育兒問題，自然也唯有多多設立托兒所。但在目前中國的境地，前面說過很不易辦到，這究竟要如何去解決呢？以作者個人的意見，可用下列的辦法，以應現時的需要。

(一)由政府設立托兒所——前面說過，政府因經濟關係，辦理很困難。但托兒所既如此急需，不能因經濟困難就絕對不做。政府應在可能範圍內，儘量設立。尤其是在幾個大都市中，更應該先行辦理，以應事實的需要。

(二)由婦女團體自動設立托兒所——在目前的中國，托兒所的設立，政府的力量既屬有限，只好由人民團體起來幫助政府辦理。婦女團體爲自身的利益計，就該先行設法開辦，以示提倡。並且在開辦之後，應認真做去，使得良好的成績，而爲以後的模範。

(三)由慈善機關輔助設立托兒所——除了政府設立的及婦女團體設立的托兒所以外，慈善機關也應儘量幫助辦理。在現時中國的各慈善機關，曾有「育嬰堂」「苦兒院」一類的育兒機關，不過組織不大完備，而且是專爲沒有父母及被棄的嬰兒設立的，小兒送進去就不能領出，所以還不能算爲「托兒所」。我想各慈善機關既有這一筆經費，就不妨再多設立幾所「托兒所」，這既不違反慈善的宗旨，又解決了多少職業婦女的生活問題，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四)各職業機關應設托兒所——除上述三方面應立即開始創辦托兒所外，其餘在各職業機關中，亦應在可能範圍內儘量設立。例如在規模較大女教職員較多的學校或黨政軍機關中，就該先行創辦。至於在工廠中，這種設施尤爲急要。因工人都是窮困的人家，丈夫每天也要出外勞動，小兒放在家中，自然無人照顧，這非但十分可憐，而且也不合人道。所以希望資方拿出點錢來辦托兒所。其他方面，亦應如此，總以盡能力之所及爲止。

六　結論

中國今日的婦女們，尤其是工農階級的勞動婦女們，還是處在層層的壓迫之下，度着非人的生活。中國的婦女運動，雖說曾有相當的歷史發展，婦女的地位已有些微的改善，然而總觀現時的境地，離開男女平等的目的，依然是遙遠的很。試稍稍留意目前的社會事實，公婆虐殺媳婦的，丈夫虐殺妻子的，父母把女兒賣給人家作奴僕娼妓，以及婦女們受不住種種的虐待而自殺的，……這一類的消息，幾乎每天在報上都可看到。所以從這些事實看起來，婦女們的桎梏還依然沒有解除。婦女運動的前途，還是滿布着荊棘。

要想達到婦女澈底解放的目的，固然要社會制度的根本改造；但這不是馬上可以實現的。所以在目前必須再求一個所謂治標的辦法，就是我們從事於婦女解放運動的同志們還要努力於女婦日常生活的零星局部改進的工作。在這種工作中，前面已經說過，婦女職業運動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現在既不能不特別注意於此。

可是婦女職業運動，前面已說過，就是必須先解決育兒問題，育兒問題不解決，婦女職業運動就要受到很大的

阻礙。解決育兒問題的唯一途徑，是普遍設立托兒所。

托兒所的設立，因目前中國政治經濟情況的不佳，須由政府及人民團體合力辦理。就是由社會上熱心及同情於婦女運動的社團，先事創辦提倡，再由政府設法推廣，慈善及其他職業機關協助。這樣中國婦女職業運動中的育兒問題，或須得到大部分的解決。

育兒問題既相當的解決，則婦女職業運動，必能獲得迅速的發展。同樣，婦女既能經濟獨立，自然同時亦可推動婦女運動的發展。

作者最近在報紙上曾見到有關於提倡設立托兒所的文字，同時在前天報紙載有南京各婦女團體在三八婦女節的紀念日，向政府要求設立托兒所一條決議案，可見大家已感到了設立托兒所的重要，而開始加以注意了。

努力婦女運動的同志們，快起來提倡托兒所運動！不要作空洞的宣傳，不要作無意義的奔走，切實的去幹，認真的去幹，則光明和勝利的前途，就在我們眼前！

最後作者還有幾何附帶的話要說，就是關於設立托兒所方法實際問題，希望大家注意研究，作者有暇，當再另撰文詳述。

一九三四・三・一〇。

蘇俄的嬰兒（續完）

雲裳譯

六

以上將蘇俄的兒童生活狀況說了一個大概。惟對於他們在寄兒所，幼稚園和學校以外的生活不說一點，讀者所得的印像自然欠完備。凡在夏天到莫斯科，列寧格勒或者其他的大都市的人，都可看到大批的小孩穿着一點點衣服，在街上跑來跑去的奔走，玩着各種的游戲，阻撓行人經過，好像完全沒有受着管束和訓育似的。如在莫斯科，許多年紀很小的孩子們整天在河裏面玩水，到處都是，有時候頗有礙船隻的航行：也沒有女警察去查究他們穿了多少衣服。他們大半都只穿了一條短褲叉，甚麼地方都跑去；在河裏面弄濕了一身，再跑到岸上曬乾，他們身上的脂肪質雖顯得不夠，衣服也太少，如果太陽光可以給他們裸體的皮膚上增加維太命的話，倒是被他們儘量的吸收了不少。

但是，小孩子們在學校以外的團體生活卻是十分豐富。初級的有各種的赤色團體——頂小的有「十月童子隊」，大一點的有突進隊，再大一點的一直到二十四歲止又有共產主義青年團。這類的組織本來有點類似英國童子軍，但他們的作用與其重要性則遠過之。牠們等於政府機關的一部份；他們的主要任務在訓練年青的小孩子們成為優秀的共產黨份子；並使得他們的職責非常重大。無論男女的小孩想要做一個突進隊員，必得經過一個時期的考驗，如加入共產黨一樣，考驗的方法並不是要「每天作一件好事」，而是要担任一種可以單獨表現他的活動能力的，如組織假期營房，在幼稚園俱樂部担任講演，或單獨主辦一件別的事情，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這樣服務社會精神的嚴格的訓練將造成若干兒童自負不凡的心理；那些小孩子們驕傲自大自信的進取的個性（這在俄國和別的任何地方都有此現象）在受了共產主義的精神和口號的訓練以後將更見發揚。這就是這樣訓練的意義的全部分。所有的男女青

年共產黨，和成年共產黨員一樣，都參加這種偉大的努力——就現在所表現的，則這種突進運動也有優點也有劣點——領導全社會的男女對於服務社會都具有深刻的認識；而且實際的去從事，不僅在法律上和政府是在努力，個人及團體都在盡力使同僚大家來參加。

但是學生的努力，縱令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全部分置之於社會服務方面的。學校裏面組織有體育會；有些則係公開的性質。這類的俱樂部和團體都獎勵各種各樣的競賽。（在俄國，各種學校以內的競賽沒有用現金做為獎品的，如一個學校或一班競賽獲勝則獎以一架新的無線電收音機之類，個人則有得獎金的——但不是現金。）還有，在暑假裏面在鄉下有營房和假期寄宿舍之組織。統計的數字頗不易找，據我所能看見的如果能代表實際的情況，則在夏季到鄉下去的學生約有百分之五十，有的有父母親帶着，有的沒有。

這類的營房和供無家可歸的小孩（見後）的寄宿舍，在全俄國各處都有。還有許多「山林學校」和療養院，專為有肺病的小孩子們設備的，蘇俄政府正在儘速添設。我們同行的有兩位曾參觀過莫斯科附近的一所山林學校，校內一切之簡明潔淨和具備此類學校之常識，給了他們極其深刻的印象。山林學校學生的費用之百分之七十五是向家長公會支付的，其餘由家長付給，如果家長貧窮，則向人民教育委員會領取，或由其他機關捐助。在原則上決定，是要貧窮的孩子所享受的益處和其他的小孩子一律平等，在這裏已經明白的表現出這種的精神，幼稚園和小學校也是一樣。如遇家長不能供給費用時，總有人代付；關於恢復健康的費用有時需用頗多，則由社會保險金項下撥付，俾這個原則容易實現。（關於社會保險見「俄國工人」章）

夏天留在城市的小孩也並非完全沒有一點設備供他們游戲。除掉自然的太陽光線，新鮮空氣和河流以外，還有公共游泳池的設備，及許多的公園，裏面特別備有專為小孩的游戲場所。莫斯科有一個教育公園（Park Of Culture Rest）裏面有一個兒童村，面積頗廣，在本區的八歲以上的小孩子們可以整天的在裏面玩，還供給他們的飯食。村內設有小孩划船和游泳的池子；各種的滑梯；一處練習泥木工的茅屋；一個天文太陽系儀型；一列火車，四呎

高，沿着村的邊際設有車站；還有幾位照顧小孩的職教員。所以父母親可以帶小孩子們同時到公園去玩，也可以離開他們自己在外面休息，知道小孩子們在村中會很安全的。據一位村中的職員笑着告訴我，在放假的日期的早晨，兒童村裏面幾乎沒有甚麼人來玩，因爲父母親都覺得很難得有機會同自己的小孩子自由的玩玩談談；但到了下午四點鐘左右，在家裏玩膩了，又趕快的僱他們到兒童村裏面來。

七

家庭的問題是曾經過若干次的辯論的，不知道費了多少紙筆墨來討論廢除家庭的題目。祇經過一個短期間考察的人僅能對於這個問題作一二種的批判；要完全討論這個問題必得寫一篇很長的文章論及「家庭」的實際意義，以及俄國革命前家庭的狀況和一般人對於家庭生活的觀念——這自然和英國的不同。應當首先提出來說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俄國家庭份子的變換特別多，比英國來得簡單而容易；（指離婚等事）第二，因國家之設有許多的機關，自寄兒所以至工廠廚房，所謂「家庭工作」之做飯，洗滌，看小孩，事實上在俄國比英國少多了；第三，家庭生活以及個人的關係等都認作是次於國家利益的事情，國家對於自然的和人爲的畸形狀態的鬬爭，其結果將犧牲個人和家庭的要求與主張，所以國家對於個人所給的自由是很少的，但是有些部分卻認爲很重要。（註）

（註）本文未能將蘇維埃的婚姻法加以介紹。讀者應知道在俄國結婚離婚時，男女所負責任是同等的，父母親對於兒童的担負也有一定。

我所遇着的俄國人曾鄭重的向我宣言，在任何實際的意義上，家庭生活是不會破壞的，不過他們承認在革命以後的一個短期間內，家庭生活確有和布爾喬亞的破傢俱一樣被拋出窗外的趨勢。他們說完全的自由結婚制度將長久的存在，在理論上如果一個妻子受了黨的特別訓練而受命去到別的地方担任一件突進的工作，伊的丈夫不願意同伊去的時候，他倆就得離開，但實際上卻常常牽就事實。很明白的，兩性間的混雜情形以及夫妻間關係變換之快，頗爲一般人所不滿。不過共產黨的道德觀念無論是否可以用

英國布爾喬亞社會來測度，種這情形在俄國仍是嚴格擁護着的，正和其他的事情一樣。

對於「家庭工作」的問題，頗難答覆，因爲得看是否即認做飯，洗衣，清潔，看小孩，削蕃薯皮等爲家庭生活的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如這些工作都是社會化起來，那些自己雇用廚子和僕役的人家是否會將小孩子們早早的送到學校裏去呢，這是一個有力的阻礙。就我所看到的，莫斯科的居住狀況的確改善了許多，家庭的衛生狀況和同居者彼此間的親密關係，皆因社會化而大有進步。許多人住在一所院子裏不自己洗衣做飯，自然少了許多垃圾，衛生狀況要好得多，住在一塊的也不定是一個大的家族。惟屋子裏面缺乏地氈和裝飾——甚至椅墊——又沒有煤火，所以俄國單間的住室還不如薛默爾和利物浦等處之舒服。但是讀者不要以爲俄國完全沒有人在家做飯。有的公共吃飯；有的向一所廚房包飯而在自己家裏吃；有的在家裏吃一頓；有的在附近別人家做飯，以及各種不同的方式。總之，俄國人的生活方式是各種各樣都有的，所以也容易轉變。有一位先生告訴我們一對新婚夫婦生活的轉變，他說：「他們剛結婚的時候喜歡一切都自己幹，也自己做飯——但不到半年的工夫他們厭煩了，還是跑到公共食堂去吃飯」；這可以作爲俄人生活的代表。在俄國，人民所受的束縛自比世界其他各國要少得多；但就我所看到的事實，這並不是說家庭間的情感就此完全沒有，或者從此不履行甚麼責任。我們在莫斯科參觀時的領導者，在結婚時並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可是七年以來也沒有伴過一次嘴』，他很驕傲的向我說：他還用他自己的薪金供養他的母親，一個守寡的農婦。有一個紅軍退伍的兵士，同我們吃過一次茶，他負責供給兩個姪兒子在他的本鄉喬治亞的學校讀書，他反從他的一位在集體農場收入頗豐的兄弟那裏得到一部分的補助。據我們短期間的觀察，則雖婦女地位提高，社會事業發達，自然的情感還是沒有毀滅，也沒有引導到了別的方向去。

八

然則俄國在這方面的情形所給作者的一般的印像是怎樣的呢，又對於比較文明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團體給了甚麼

樣的教訓呢？在我自己的意見，綜合了若干考察者的各方面的見解，俄國當局者的一切計劃和用意是整個的值得讚美的，而且成效方面也已經十分的顯著。可是還沒有一件事是已經完善的：有一些祇是一時權宜之計。而且要使得這種事業成功一種真實的模範要靠蘇聯去策勵訓練和引導那些幹才在二三級以下的大批的男女職教員來管理寄兒所幼稚園，學校，營房，醫院等等的機關，有恆的幹下去；而不徒然依靠一時爆發的熱情，也不是讓人死板板的嚴守着一條既定的常規使機關變成人們思想的拘留所，所能奏效。蘇維埃機關的特點，在都具有一種蓬渤的氣象而且是適於應用的，其有賴幹事員之熱情是毫無疑義的了。但是有些機關在開始設立的時候，辦事員的情感頗為熱烈，到現在已有點疲倦而且為暮氣所侵入了；這種情形也許會增多的。而這些事業的將來得着俄國整個計劃的成就如何來定其命運；總不能專提高兒童的生活程度而忽略成年人的生活程度不管的。無論如何，俄國的成就已經是很偉大的了。這是可以拿嬰兒死亡率之減低來測量的，這自然是人口增加很快的原因，又我們看見那些在寄兒所的小孩子們之健壯愉快也這樣感覺得。還有咧，對於利用婦女的能力從事社會事業的工作，而其待遇又與男子平等，也是他們的成功。

我以為最後的一件事值得英國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們向俄國人學習。社會上的公共事業在英國并不是沒有；我們的寄兒所和學校的內容都比我在俄國看見的好，如果我們想要再多多的設立一些，也立刻有這種的可能。我們有許多的辦理衛生事業的機關，成績比他們的要好，祇要我們一旦決定擴充而不去裁減，就我們的多的經驗可以使他們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模範。我們可以建築一些為收入較少的人們住宅，裏面一切的生活費用如做飯，清潔，修理，以及各種用具等，都可減至最低的限度；我們很有能才可以多蓋一些，如果那時我們願意。我們對於運用婦女在社會事業中的潛勢力做得很壞；如果我們要想使一個社會主義的團體成功牠所應當努力的事業，利用天然財富以改善人類的生活程度，則必須要有婦女的合作才成功。我們應當使得尚未合理化的家庭工作合理化，以節省人類時間和物質上的浪費。有許多的婦女不宜於從事家庭工作的，

也不應該强迫伊去做；反之，有一些具有担任其他種的實際能力職務的女子，則應使伊去担任較為廣闊和更為經濟的場所工作。並且，我們須要計劃如何實「施純德教育」與「溫習學業」的辦法，因為當婦女丟了多少的年歲去生育小孩以後，一切學業都生疏了，以致不能担任有用的工作，而讓伊們去從事無須訓練或者別人不高興做的工作，實在是不應該。去募集所有的婦女都來參加工作，自必將造成婦女地位與婦女勞動的一種不同的景象。有一些變化將因資本主義的社會現象的消失而自動發生；但是實際的糾正仍賴謹慎將事的工作才能收效。如果在這方面，我們能得助於俄國人所有的經驗，特別注意到他們對於個別不同的情形的伸縮性和所給的寬容，則蘇俄關於婦女與兒童的待遇，對於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不僅是一種精神上的鼓舞，而是可以實際運用的。

（完）

執干戈衛國紅粉不讓鬚眉

蘇聯男女同受軍事訓練

莫斯科訊：紅軍為婦人與男子以同一之資格而活動之世界唯一之陸軍。在戰時，對於婦人施行與男子相同之强制服役。蘇聯之軍事化，已着着及於婦人。在目下，蘇聯全國有數萬之婦人接授小槍射擊之訓練，演習時與男子共同，行軍時亦共同參加。婦人之紅軍兵在胸際懸有「紅旗勳章，」其勇敢較男子有過而無不及。又在蘇聯目下充任軍事學校校長之婦人，計有八名，充任政治指揮官者計有七十二名。婦人在國事方面之活動之勇敢，可以想見。

從我的結婚經驗說到戀愛墳墓問題

毅然

一九二八年的一個秋天，我和我的愛人Y女士結婚了。

我倆是老早就相愛着；那還是在更久以前的事。然而，至今才知道那中間曾埋藏着錯誤的種子；原來，結婚以前，我倆却並不曾充分地利用過那應該利用的時間！雖然那時間是很長的。一方面，封建的家庭環境不許可我倆的相見有完全無拘束的坦白；並且，那時我倆的腦子裏確也實在太多了些靈愛神聖論的成分。以爲除開彼此的心而外便沒有再需要留意的什麼了。以故，雖然在一般人都以爲年齡是太早的時候我倆便結了婚。是的，那時我倆實在是尚沒有結婚的需要。其實，當時的結婚實在也不是我倆自己的意見，但却是大家都願意的。即是爲了剋服封建環境的阻碍而把結婚當作一種手段以遂我助伊致學的夙願却也是不無意義的。但結婚後，本來並非爲其行動之目的的性關係，便隨附了生物學的趨勢反應的力而開始建築起來；不久，伊懷孕了。這是我倆空想的靈愛主義所蒙到的第一個打擊。物質的力終歸是不可抗的！

然而，壞了！壞的是當時的我和伊都不能對這個有所解釋。于是，苦和愁的陰雲開始籠罩了我倆生活的全部。

伊是一個善感的女性，我瞭解了。

伊開始對于生活感到了失望的悲哀。雖然大家都不承認自己對于對方曾有了不信任或冷淡的意念，但各自對於對方都不能給以滿足與得到滿足的慰安。彼此都熱盼着美麗的生活而美麗的生活却始終只有隱藏在飄渺的玄想裏。結婚，未必就眞是戀愛的墳墓吧？這激發了我去思索解決的契機：

我們知道，人往往是好作僞的。當你尚未和他（或伊）發生深切的關係以前你是不會發見他的弱點或劣點的。語言，行動，思想……看起來各方面都非常地澈底的青年如果在一個最接近他的人底眼中却可以察出來很多不澈底

的地方。

這樣，一對愛人的中間，在他們尚未結婚以前，互相所看見的往往都只有彼此的美麗部份。然而一到結婚以後，彼此生活的全部沒有了隱藏與祕密，一切都盡其所有地顯露出來。於是，甜密的笑固然美麗，而勝怒的猙惡却也有力量減少你那既得的美的印象的濃度呢！我自己便是在如此的錯誤下面被犧牲了金黄的青春之前一部份的。然而，這錯誤的根源究竟在什末地方呢？

在于女人的『任性』？在于自己的神經過敏？——

不，都不是的。而究竟的原因却在于彼此思想的不消晰！苦和愁，盡都是各人自己給自己的。

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在於性的行爲當中，爲了很小的細節，使各自或一方感到了自己地位的被動性而開始幻滅起來。——雖然，這在當時大家都並不看見。尤其是女性，尤其是目前的女性，伊們看過去幾千年被壓迫的創傷，身體中保留了憤懣的血液；最近，解放的要求是非常地熱烈的。不免有時會發生出不正確的曲解。甚至于在一般公認爲典型的新女性們的意識深處也仍有着不快活的影子。

我曾經在我所認識的女性當中作過非正式的調查，伊們在平時的思想與行動都是非常澈底的，在對于伊們的愛人的愛都很熱烈；並且伊們的愛人們對于伊們也一樣地純眞。但是，如我倆的生活一樣，却都沒有甜適的氣氛。這豈不是太令人難解了嗎？然而不，牠們實在隱藏着其所以不快活的原因。

第一，伊們因爲發小孩的麻煩與產小孩的苦痛而感到了自己的生理限制着事業的發展根本地沒有和男性的一樣多的機會與時間。這我們不能夠不承認其爲不可掩飾的事實，女性之爲了小孩的煩累而犧牲其事業的努力，確是頗可痛心的事！然而，那不是兩性關係的根本的不公平，而是目前社會組織的矛盾！人也曾說過，女人並不會因爲伊們有生小孩的責任便降低了伊們人格的尊貴。反過來，却正因爲這一點而有着和男人們一樣地偉大的存在價值。但是，生育時生理的痛苦却不允許伊們以爲那是金璧輝煌的偉大的責任，而只知道，男性的苦痛總是比伊們所受到的要少得多。這到底又應該如何地解釋呢？

的確，那是太苦痛了！一個小孩的產生，簡直是母親們一次死的嘗試。

但，那却不是永遠地應該如此苦痛下去的。這兒，應該請現代的科學家趕快來負起這爲人類解除苦痛的責任！至少，醫生們應該努力去研究如何始可減少婦人生產時的苦痛到理想的最低程度！然後，女性意識中的幻滅的悲哀始可驅除于淨盡。

然而，這裏却尙有着更麻煩的問題：

一般雖然沒有產小孩的苦痛的女人們也仍然爲悲哀的幻滅侵蝕了伊們美麗的希望。伊們，和上面所講到的一樣，不快活的原因並不在于伊們和伊們的愛人間的相愛有了什麼不悅意的缺憾；而究竟爲了什麼的原因幾乎爲伊們自己所不能懂得。

原來，性生活之不得正則的調節那實在是很重要的原因。

這在過去——而且在現在也仍然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但這却是需要注意的，兩性關係的根本意義就在這裏！假設這種基本的一面都沒有得圓滿的解決，那當然是會影響于共同生活之全部的平衡的。可是，這確實麻煩；兩性生活之應如何始可得到相互自然的圓滿的境地那實在不是簡單的語句所可盡述。而且，其有力量影響其全部生活之平衡者又往往是很小很小的事件。像司脫潑女士在『伊結婚的愛』一書中也曾說：『一對男女間在性交的當時各人亢進的時間和生殖器的大小位置等也都足以宰制他倆生活的幸福與不幸福』。這是說，假若女性的高潮時間後于男性，則結果必是男性得到了自然的寬馳的愉快，而女性却招致了不能滿足的失望的悲哀。雖然，當時的伊也許有着意志的尅服而並不介意；但生理的驟然萎縮却實在是其後神經衰弱的『反復無常』之重要原因。因爲，伊會想到：女人們似乎根本是被動的。于是，生活當然地褪掉了美麗的彩色。

同樣，我們知道，女性的性慾起伏律是有着一定的週期；假若不是其旺盛的時期而強迫伊和男性接觸或正當伊需要時期而不給以滿足的補償那結果都是非常地壞的。

其他，還有很多很多的事件皆足以決定其生活之平衡者却是每一個人的情形都不同着的。其應如何始可圓滿—

—即適應的問題那只有讓每一對男女間自己去解決了。最好，他們在尚未結婚以前便應該各自對于其對方的生理的各方面都有着充分的了解。但是，他們(或伊們)在目前却並不注意着這太重要的一面而最多只打算着對方面孔的美麗……。自然，一方面目前的社交形式多少還保存着傳統的封建素質而不允許他們(或伊們)間有『作僞』以外的更坦白的認識。而另一方面，目前性科學尚未發達以及性教育尚未普及，也正其伊(或他)們尚沒有能力偵察對方的生理和自己的適應或調節與否的原因。以致于完全圓滿的結合幾乎是絕對地沒有！于是，結婚與戀愛墳墓的問題便產了出來。

但是，事實上，問題是並不存在；——我們不應該由畸形的現象便曲解了眞實的全部事實！

假若我們已經察出目前一般男女之所以不能夠圓滿的原因是在於其戀愛期不曾充分地觀察到對方的生理的特點以致于性生活不能相互地節調而起，則他們是曾犯了疏忽和幼稚以及唯靈的錯誤。雖然，彼此的性格，思想……等也並不是不重要的，因爲，人類社會的兩性關係已經幷不只是單純的性的關係。但是，生理的適應與否我們却不能夠不承認它確是最有力量宰制兩性生活之幸福的一個重要的條件。以故，在戀愛期之不應該疏忽它的理由也自然明白了。

然而，先也說過，目前社交形式的尚未完全洗掉其封建的傳統素質和一般青年們性知識的缺乏却是要做到這種有利的要求的最大的阻礙。

因此，我以爲，目前之一般從事婦女解放運動者們，假若是眞實地願爲女性謀解放的話，則不但只該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方面努力，而且，更應該給予伊們以靈魂的解放。至少，應該使伊們自己確認自己的偉大！然後，兩性間眞理的生活始可發現。但此非空談，這應該先除去伊們生活的物質的苦痛才可以。

最後，我得說，結婚並不是戀愛的墳墓；但是，在目前，在畸形的過渡期，却被人們把它弄成了墳墓！

一九三三，三，二八。西湖。

兩性問題一夕話

嫁梅

弟弟的電話：

「我在梅小姐家。伊想請你來談談，來麼？」

其實他知道我，凡是梅小姐請，向例是必到的。

九點半到了伊家。弟弟同純站在院子裏，好像三年不見的歡迎着我。

「姐姐在沒肚子哩！我們裏面坐罷。」純一邊說，一邊往裏跑，臉上紅紅的。

三個人一齊走進伊的房；伊的南站起來向我們點着頭，一隻手抹着他那頗漂亮的頭髮，一隻手抹着他那極整齊的軍裝，使牠們更漂亮，更整齊。一邊說着請坐，您好，好久不見………等等，一邊向幕子那邊喊着：

『梅！二姐來了，起來罷！』

『起來啦！阿也你老人家當眞來啦，請坐請坐。』我正往幕後走去，梅小姐的聲音又是歡迎，又是埋怨的從幕後清亮地，熱情地跳出來。接着幕子一掀，梅的一雙明銳態人的眼睛，直吸引着我。接着伊那可怕的大肚子，那依舊沒剪掉的，極隨便的，極有緻的髮髻，種種，和伊的鮮明別緻的風格，美不勝收的使我頓然覺得幸福，快樂，光明。

『肚子沒？怎麼樣，好了吧？不是要生小孩了？』我明曉得的，擺在眼前的事情，亂七八糟的問着伊。

『好了，我向來不能吃館子菜，你知道的。生小孩！那有道好事！還要挨個把月咧！』梅答着話，看南一眼，把我推在一張靠火的大椅子上坐下，招呼大家都坐下，伊自己站着。

『糖啊菓的請你擺點出來罷。』伊向南說，又忙着倒茶，送煙。南站起來抹着頭髮，抹一抹上衣，往幕後走去，又向我們笑笑。

大家談着，煙幕展起來；弟弟吐着烟圈子，每吐着個整個的聚而不散的時候，大家贊嘆地用眼睛互相看看。幕

子後面又是磁器聲，又是皮鞋聲，又是細碎東西掉在地板上聲，顯然南在很忙亂。梅看着幕後，伊的眼睛告訴我們，他不會做那樣事情。終究南出來了，顯着勝利的神氣，捧着一個盤，裏面四個高脚蝶，堆滿着雜色的吃食。連盤放到小桌上，趕忙扯扯上衣，做個手勢，招呼人吃。

『勞您勞您。』梅小姐向南說；南看看大家笑笑，心裏想：『伊以為我不會做，到底何如！』梅小姐看看大家。接着一個哈哈；意思說：『他這就以為能幹得落人了。』我們大家幫着他們笑。說句老實話，幫着梅小姐笑。接着吃糖菓，吃茶，談話精神似乎倍長起來。梅小姐講的最多。梅小姐講話的時候，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技巧，簡直是魔力，牠能給人家以一種優美的，耐人尋味的感覺。那怕是頂平常的一句話罷，在伊嘴裏說出來，自然會變成極有趣味的了。尤其是伊那無聲的說話，伊的眼睛，伊的頭，伊的手，能夠補助伊的口說不足以盡情的一切。我們都愛和伊閒談而且都領會得伊這些言外之意，毫無艱難，毫無錯誤。

『幾時結婚？』我問純。『不要提牠罷！提起來就使人感到厭迫。』純靦覥地說。梅小姐很快的用眼一掃，向我點點頭。我明白這是告訴我純很急切的要結婚了。大家都笑起來。『不要冤人，你們不要信伊。』純無可如何地說。『真奇，天下的事，』梅小姐拉我旁邊坐下說：『九一八會特別於他有利。學校關門了，嗯，他老人家運氣來了。你想！他住到我這兒來，左鄰右舍都是熟人，像他這種單身少年，隨你要多少，但却偏偏看上了他。嗯！房東女兒就特別揀中了這位先生。起初就有人說伊同他如何如何，我們無論怎麼肯信麼？嗯！瞧罷！那小姐——他的未來的夫人——每月一號拿個摺子到這些人家來，伊父不在家，母親打打牌，收房租的這差使伊小姐幹上了。你說有，挪着鈔，掉過頭辮子一擺走了。你說沒，掉過頭辮子一擺走了。這是我們看見的，這樣，就能嫁給你們麼？』大家笑起來了，純幸福的，做夢般的微笑着。我細看着梅的說話以外的另一種描寫力，使我知道的更多。弟弟是頂愛吃糖菓的，都顧不到吃了。一支支的香烟連續不斷的抽着。時而慢慢的吐着圈子，時而一陣狂吸，噴出籠罩全屋的雲霧。他不看誰，祇是心領神會的聽着。

南右邊牆上掛着一方鏡子。我不時在那裏面看見南抹

着頭髮，後來挪起一把刷子刷着。往上刷，一再的往上刷，於是往右邊一刷，前面中部的頭髮就巧妙地變成略微高起的螺旋式。

『而我們這個純，又這麼閨女般靦覥。』梅瞟着純，我跟着伊的眼睛向純看，忽然發現從來不曾注意過的是，純的確有點處女式，似乎矜持，或胆小似的儀態。『嗯，來啦！』伊加快了說：『房東太太——！他的未來的岳母！——跟我說：「你們舅老爺眞好，怪溫和的，學問又好，人又規矩。」你看！氣死人吧！好又怎麼樣呢？他們是那麼有錢，純是一個光人。我們又是異鄉人，誰知道我們的根啊底呢？要叫你也不睬伊罷？』伊看着我，似乎等回答。我匆匆的點點頭，又搖搖頭。

『哼！眞有這種事，誰信呢？』伊聲音提高點說。『他——純——在房東家就不是他了，男子氣概，老老練練，伊們看上他了，向鄰舍調查調查，都說：很不錯，老誠。』我們都笑起來，不約而同的看着純。他溫和地搖搖頭：『豈有此理！』梅不理他，繼續着下去：『還有：不曾結過婚，大學就要畢業了，世代書香，弟兄幾個，個個都能自立，如何如何，這還不行麼？老娘起勁了，女兒更不用說，千肯萬肯。就等他家老爺回來，就走大家所走的一條路了。直接談談，間接談談，他們請了他，他請了他們。現在就等娶進門了；等他的官弄好了，就神仙都擱不住，還不是越早越好兩個人撥到一塊！』大家一陣笑；純跑到外面牽着個胖蚡女進來，六歲，他家孩子中最大的一個。逗着伊打打鬧鬧，隨他奶奶怎麼形容他，只做聽不見。

南跑到幕子後面，一陣悉悉瑣瑣，換了一套西裝出來。坐到原來的坐位上，我可以從鏡子裏看見他，弄着領結，抹着頭髮。後來大概他滿意着什麼都安貼，於是也來聽着梅的演講，偶然看一看鏡子裏自己的姿式。

『唉！我實在也愛那小奶，那麼活潑，那麼天眞。的確是個好姑娘！雖然不曾讀過什麼書，却是聰明敏感，神經質的。我是至公無私的，不過並不想幫着純圖謀伊。我同伊說：想想罷，他很愛你不是麼？他待你非常溫柔，非常體貼不是麼？同他永遠做愛人罷！何必訂婚呢？嫁給他你就要失掉他了，懂不懂？』這是很時髦的論調。我心裏想，梅又有新發明了。伊停止說話，用嘴指着南，我看見

鏡子裏的他，用指頭在臉上羞伊。

「宣傳着不嫁主義，自己到守好了一個丈夫，哈哈……」

「我那時不曾碰着個聰明熱心的人同我說啊！我怎麼會發明呢，在未嫁以前？」忽然特別喊着弟弟說：「你是會觀察一切的，二姐自然懂得這個，你雖然還是單身漢，但這種情形，是瞞不過你的，你贊成我的話麼？」「這是毫無疑問的，誰能否認呢？」弟弟肯定地說：「嗯，說下去罷。」伊取着舞台上的對白式，說着帶着表情，大家入神的聽着，連那六歲的孩子。伊同時表演着伊自己，同房東的女兒。

「你不懂？還是不信？」

「我不懂。」

「怎麼不懂呢？你看見過誰嫁了丈夫，得到愛呢？」

「甫不是很愛你麼？」伊表演着一臉狡猾的笑，優美的。

「你怎麼看出他愛我呢？自然他並不比所有的丈夫壞些，但是我得到他愛情麼？體貼麼？」

「我想他是這樣。」

「你聽我說罷，純是很溫柔，很會體貼，不是麼？」

「我覺得是的。」伊模倣着嬌羞，聲音低得僅僅能夠聽到。

「無論什麼好的男子，做了丈夫，就另是一個人了。」伊睜大了眼睛，提高伊的調子，但仍不失溫和，繼續着說：

「你將來嫁了他，比如說，純，他要剝削你的自由。他要變成陰險，刻薄，自私。他藐視你的人格，踐踏你的身體，凌辱你的精神。他嫉妒你的美妙光榮，不論你的容貌行為。他鄙視，並且痛快你的衰弱失敗，一切的不平事體。」伊表情堅決，聲高而清晰，一字一字毫不含糊地說着。弟弟莊嚴的聽着，點着頭，表示他贊成伊的每句話，不抽煙了。那小孩離開伊舅舅，走到伊娘大肚子前面，仰着頭看着娘的臉。純偶然搖搖頭，在他姐不注意他的時候，偷偷的表示不滿意，顯然不敢公然反對姐姐的意見。

「他使你受孕，他又討厭你生小孩，因為增加他的負担。他形容你懷孕時生產時的種種醜態。他同你鬧醋勁，

，不問你愛你的父母，孩子，或者朋友，不問是男朋友女朋友，尤其是小孩，你愛他們，他就吃醋，你不愛他們，他說你不會做娘。』那小孩爬到椅子靠手上，用雙手捧着娘的臉，把個小臉湊上去，又回頭看看伊父親。娘的手放到伊的小手上，撫摩着，暫時停止說話。片刻沉默，然而大家都有點緊張。甫站起來，走到這邊，把小孩抱起，放到地上，指指房門說：

『外邊玩罷，不准同娘鬧。』伊出去了，走到門外，又伸進小頭來，看看娘、娘不理會伊，忽然一笑，仍接着伊的演講。

『你若同另外一個男子稍爲親密點，他的行爲就更可怕了。他偵探你的行動，考察你的一喜一怒，都算到那本帳上去。你喜吧，是因爲那個男子，你生氣吧，也是因爲那個男子。你出門一趟，他就多方偵察你。結果知道你毫無可疑了，他又失望的生氣。湊巧你是去看那個男子，那！你簡直是犯了奸了。他怎麼能夠無憑無據，憑自己的幻想，責罰人呢？唯一的報復的法子就是，他厭世了，他對於一切都悲觀。他說：人生是假得很，有什麼意味呢？一切都是假的。』

甫靠伊坐着，正要開口說點什麼，伊搖搖手攔住他繼續的說：『他生病了，他用種種暗示給你：他的病是氣出來的，他病勢很重，他的環境逼他……等等。你敷衍着他，安慰着他，他眼睛看着空間，不理你。你期待他，他很客氣的拒絕你說：「謝謝，不敢勞怨。」你瞧！我雖然說了這一大堆，那小姐雖然也有點感動，但是用一種懷疑的眼光看着我。有時眼睛紅紅的，但仍是一張微笑的臉。』

弟弟站起來了，他說：『危險得很，像你這般宣傳法，我們都一輩子打單身了。伊到底不會被你鼓惑，眞算純運氣。』

『伊麼！完全被純顚倒了。怎麼說也不過把你當講故事能了。男女眞是可怕的東西啊！我仍舊耐煩地同伊講，我說：「生小孩眞是傷心啊！懷孕時的不適，嘔吐，疲倦，呼吸受着壓迫，血管受着壓迫，神經受着壓迫。生產時的可怕的痛楚，皮肉綻裂，血水漿糊，性命眞是交給人家了，要死不得，要活不得。你說男子該怎麼樣？當時自然也少不得驚慌，他也忙着幫着服侍你。雖然他僅僅叫人家嫌

他礙手礙脚，比不幫忙更壞。但是在產婦心上，可憐！却算眞是得到了狠大的安慰。你生過了，添了小孩了是不是？他嫌你擾亂了他的生活秩序，他嫌小孩子的尿布，小衣服，以及一切的關乎小孩的東西。他形容你老醜，他更覺得他自己的年少。他說家庭中瑣屑，使他不耐煩，他不願回家。你忍着氣領着小孩，極力維持着家庭的安寧。你無心注意到自己的健康，自然更無旁人注意到你。你成了一個無可告語的犧牲者。在世間上，祇有自己可憐自己。』

『咳！有什麼用呢？伊那幻想的美滿的家庭，戰勝了一切。伊並不是不相信我的話，伊也知道，並且看見過這種情形。伊以爲人家是不幸，伊是幸福的。人家的丈夫不好，而純呢，是例外的會做個好丈夫的。這有什麼法子呢？還不是訂婚了。就要忙着結婚了。你聽見他——純——說吧！「不要提罷，提起來就使人感到壓迫。」如何如何？這就是開端，你信麼？還有呢，女人眞麻煩，家，更討厭，就是男子的鐐銬等等的話在後頭呢。』

『那末，你何以要找着鐐銬套自己呢？』我問純。

『姐姐造謠，寃枉人，我幾時說過啊？』純向着南說，想得他援助，他知道南會同情他的。

「你有時候說過的，這也不過是說說罷了。」南遞支烟給弟弟，對他說，『人都是這樣，不是麼？想做官的，他每天喊着消極，無心進取，並不見得就眞的不鑽謀着陞官啊！你以爲怎麼樣，這個比喻切麼？』純滿意了，看看梅，傻笑着。

『但是在我就不然，』弟弟點着了烟，對純說：『想做的事，就做，不想，就罷。一方面積極進行，一方面喊着消極，我是幹不來的 。做官的說說那些話叫唱高調討女人，說上那些，又算什麼呢？譬如說你這樣忙着女人，又說怎麼麻煩，算是高調哪，而我的確想討個女人，而我就說我要，這就算低調了麼？』

梅小姐高興他這種說法，伊常說他是開口見心。但是伊覺得這離題目遠了，伊想伊的議論要得個結論，伊問弟弟：

『我的話，你以爲何如？你要不要替男子辯護呢？』

『這個，請南發表意見罷。我就說出來你們要覺得我不夠資格啊，我這個從不曾跟女人攪過的人。』

『那也不見得，況且你講出來，祇有更客觀點，是不是？』南不願發表意見，他同他的夫人恰恰相反，他不願在人家不曾說出以前發表他對於任何事的意見。而伊呢喜歡搶着宣佈伊的主張，以後，再求人家批評。弟弟曉得這層的，他不過要做做架子罷了。他這就說了：『梅的話是對的，在我看來。但是在男子方面說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痛苦啊。結婚以後的生活，誰還有自由呢？所差的是女人多個生產的痛苦罷了。丈夫的行動難道妻就不監督麼？比如說罷，像我現在儘可以交上成打的密司，沒人干涉，南可以這樣來得麼？你是不是也要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鬧呢？』

梅小姐大笑起來，看着南的得意的神氣說：

『你得着個純妙的辯護了，是不是？』南不理伊，等着弟弟往下說：

『還有，男子生來是沒女子那麼心細，他同男人們在一起攪慣了，無所謂的。同太太在一起，他就不能不留心，一個大意，太太多心了，伊疑心你不愛伊了，伊說你待伊冷淡了，伊說你沒精神是因為不滿意伊。』南偷眼看看梅，梅裝着不看見。

『還有，生了小孩了，伊天天訴着苦，男子不會體貼伊，不知伊的艱苦，夜裏少睡，日裏少吃，不是人的生活錚錚。有的是僱着老媽子帶的，又說用人不易調度，指揮用人怎麼辛苦，怎麼淘氣。小孩子更不能開了，弄成野狗般，罵人打人，毫無規矩，你要請伊注意點吧，可得罪伊了，伊說你容不得伊，你有意找錯，你不把伊當人待。』

我想弟弟他是個向不關心人家這些事的，我真不懂他怎麼想得出。他似乎現有着個極不賢的老婆整天同他吵窠子似的，背出來這麼一五一十的。南不用說，滿心痛快，時而走到鏡子那邊，看看自己的姿式，時而看看他夫人。梅點着頭答復似的說：『有的，有這種女人，不過不是多數的，而我所說的是普遍的現象。不然就是：儘你說完我再說，依你的說法，理由也不算充分啊。』

『還有呢，人家太太做了什麼旗袍，什麼大衣，伊呢，沒福氣，只穿些不時髦的，破破舊舊的。人家有什麼手錶，什麼秘針伊都沒有。伊這算是枉生人世，什麼都比不上人。你在外邊做事，弄錢養活伊，在外邊受盡委屈。跑

回家來，聽伊的埋怨。你要想解釋解釋，那更引起伊的火了。哭哭啼啼，怨天恨地，結果你還得敷衍伊，才得了事。否則伊訴諸親成朋友，請人講公話，評是非。鬧得人家當新聞討論，調查，挑撥，附會，那可夠熱鬧了。』

『我不許你再說下去了，』梅小姐打斷弟弟的話。『你這都是舉的些什麼例子？雖然不能說沒這種女人，但是狠少見的啊，不能概括一切。』

脩坐到他夫人旁邊，狠和平地說：『你祇讓自己說的痛快，你的話都能概括一切？人家就不准把話說完。他的話狠有味，真是描寫得盡緻，我看女人都是這類行徑都是。』純簡直的聽的迷糊了，他一聲不響，看着每個說話的嘴。我呢，素來歡喜聽他們討論一些問題。我知道結果的勝利屬於誰。弟弟這個人，看見生人，一句話不說，人家初看見他，狠容易把他當獃子，或者小孩子。但是在一種討論的談話時候，他信口說來，條條是道。在開始他就得到結論了，他一層一層的同你討論，最後歸到他的結論上去。他有這種把握，他的結論是不會失敗的。但是他看得太遠，他說明某事的因，推論到必然的果，而目前的痛苦，既認爲是必然的過程，也就不能補救。這是他的學說的態度。梅呢，伊不能，伊雖然相信他的推論，伊不肯忽略了過程中的痛苦。伊以爲治本固然是根本解決，目前也不能忽略了兼治標，但是弟弟不承認這個。

『現在我們不能說梅的話全不對，反過來也不能說我的話全不對，是不是？』弟弟取着教授上講堂時的神氣說：『那末家庭裏的痛苦，自然不能專責備任何一方面，是不是？究竟應該誰負責呢？這才是我們應該討論的啊！』

『不用說了！』梅嚴厲的說：『這又是歸到制度問題，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是不是？你祇有這一套！你要知道我們等不及了，眼看着一家家一代代這麼糾紛下去，就沒箇救急的辦法麼？你說這種痛苦，是轉變的必經過程，我也知道啊！你說：不能怪丈夫不好，也不能怪妻子不好。每一個家庭受着經濟的壓迫，兒女的負担，種種痛苦。經濟制度一轉變，有工作的就有飯吃，盡了義務就有權利。……這些，我都聽煩了，我要急切想個救濟辦法，解決或是減少目前的痛苦。』

『無法可想，』弟弟搶着話：『你如果想到一個比較好

的法子，那更壞，時代的進步更要遲緩了。儘牠現在依勢壞下去，到那時舊制度不能不崩潰了，新的制度才能產生出來替代牠。政治腐敗得厲害的，革命就來得快，經濟破產得厲害的，改革才能夠快，民族被壓迫得厲害，振作就來得快，這是一定的。你不能不忍受着這個過渡的痛苦。』弟弟更加和平的表情，說着斬釘斬鐵的句子。

『我要立即就改良我們的生活，無論如何。』梅不願一切的說。

『嗯，你把你的說出來看啊！』甯說。

『我說第一，我們要宣傳不要每個男女的都結婚，』梅看着我說。『不結婚的男女，至少可多做一點事。需要異性呢，找個需要的對象就得了，萬不能組織起家庭來。第二，不能生小孩。自然也有喜歡小孩的，他們去生好了。或者有不要小孩的偶然生了，也可交給那喜歡小孩的人去撫育。一個人混一個人，還有什麼痛苦，還不是馬上見效麼？你怕人口減少麼，不要緊，現在世界上不是祇在愁人多，東西不夠吃用的麼？人口減少點不是救濟失業的最直捷了當的好法子？嗯！第三，避孕的方法，打胎的救濟，應該給一般人做普通的常識。這才是真正的婦女運動。這才是真正的救濟的方法。』

『那不等你的話說完就請你嗚呼哀哉了。』甯巧妙地說。『況且你說一個純的「要洋晒」都說不下，還想做什麼運動呢？』

『要做當然要有犧牲的精神，誰看見革命不流血的啊？』梅英雄地說。『這也不是一朝一夕少數人做得來的啊！結婚生活男子是比較的痛苦少，況且他們至今把女人當作商品，所以這種運動是要女子來做的。我們是商品，不要緊，我們要沽定我們的價格。譬如我不出賣自己，我能怎麼樣從事生產，沽計我所能生產的代價，就是我出賣自己的價格。我願賣我去理家生小孩，我欲賣的話，就應得你一次付給或分次付給的代價。這不是很公道的麼？這是第四。』

『那還有什麼價格呢？』弟弟似乎問伊。『男子們掌握着政治經濟的權，你那麼一擾亂，你的生活源泉都要被斷絕了。禁止你自由發表言論，你還想宣傳什麼？不准你受高深的教育，你拿什麼生產？政治的玩意兒不讓你插足，

你有什麼力量？提倡舊禮教女子的貞節，你還有什麼自由？多數的女子降服了，你去同誰聯絡？你有幾個生命？還不是白犧牲了完事？』

梅小姐氣急面紅的起來了。伊昂起頭來說：『照這樣說來男子眞是萬惡的魔鬼！』

『誰說不是呢？你知道了，還有什麼可說呢！』弟弟和氣的說。『再說，你以爲人家既然把你當商品，你可以自定價格，不錯。可是他會用種種的手段來引誘你，轄制你，壓迫你，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你又有什麼辦法呢？譬如你不嫁，你以爲可以自由點，是吧？好！更不自由。你說話得留神；有許多話不讓小姐們說的，你說了你就犯了有失身分的罪。你交朋友得留神；你交男朋友，說你對他有意思了，你交女朋友，說你是同性戀愛，性的變態。你做事得留神；你做得多，說你巴結，討某人的好，你做得少，說你花瓶。你替社會事業服務，你得跟他們同流合汚，否則你莫想做出點事來。你綏和點，他說你女人們能做什麼，你激烈點，他說你有反動嫌疑。』

我們大家都笑起來了，那胖小孩也跑來站在房門外張望。純垂頭喪氣的，不知是代替男性感覺羞醜呢，懷恨呢，睜着兩個眼睛看看我們，看看那小孩。

『純舅舅要哭臉了。』小孩說着跑去告訴伊的妹妹。

『這樣說來，並不要什麼婦女運動了，倒是我們來個男子運動罷。改造男子，改造他們的思想，糾正他們的行爲，使他們不要自私自利，殘忍嫉妒。要他們曉得互助，光明。』蘅聰明地說。

『不錯，一點不錯，』弟弟說，『必要這樣才有希望。你可知道世界擾到這樣都是誰的罪？女人不能負責啊！要是當初不弄成男尊女卑的制度，大家夥兒好好的幹是不會到這個樣子的。女子是比較的慈愛，有自我犧牲的精神。伊們不要殘人以逞，伊們愛和平，伊們愛一切的人類。伊們能夠忍耐，委屈求全，爲大衆的幸福犧牲自己。男子有這個美德麼？』弟弟似乎問蘅，偏着頭等他的答復，隨便拿起一塊糖送到嘴裏。

『我贊成你的話，』純熱心的說。

『我也同意，』蘅說。忽然房門外接着喊起來：

『媽媽！媽媽！』小胖子忙忙的跑來，直到伊娘跟前。

『隔壁王伯伯帶着小哥哥和小弟弟到公園去玩，還上館子去吃飯，我也要爸爸帶我去！』伊拖着娘的衣服不放。

『不，去看看飯好了沒有，吃了飯叫純舅舅帶你上公園去。』

『開飯！開飯！吃了飯上公園哩。』

『我們走罷，家裏不是燒着牛肉麽！』我說：

『好，回去。』弟弟說。

『再見！』

『再見！』

——（完）——

一九三四，三，二十一。

世界婦女團呼籲和平

法國婦女刻亦加入全世界婦女團，致各國之有力教會諸領袖之請願書。該請願書之主旨，在促成各國教會領袖之團結，以提倡世界和平之運動，其請願書之內容如下，『吾儕既爲兒童之母親，世界的兒童即吾儕之兒童，吾儕安能坐視吾儕之兒童互相屠殺，而不加以援手乎。吾儕既爲婦女，則吾儕信仰上帝與否，姑可勿論，吾儕之力量可以「愛」之一字包括之。因愛之故吾儕遂大膽而不顧外交之方式如何，吾儕憂心時事，寢食俱廢。故吾儕不得不向世界各教之精神領袖如甘地，婆生，因新登等及有理想中信仰之人類請願。吾儕對於若輩（指各領袖等）已往之努力，以激動世界之公論，未嘗忘懷。故吾儕在深淵之傍向若輩呼號曰，世界已入危險之時期矣！吾儕婦女終不能信國際傳術死道之權威者。吾儕對於精神之權威者，則願表示吾儕之信仰。吾儕因一念之衝動，將以吾儕天眞兒童之名義，亦以母親愛護兒童之名義，以懇求世界之精神權威者。因惟有若輩始能造成犧牲之集團，繼續不息，要求各國政府放下屠刀也。』上項請願代表各國之八十萬現任母師之婦女，且已爲該團主席拜丁女士所簽署矣。請願書中其他列名之團體，則有教會之世界友誼同盟教育委員會甘地之友朋及國際婦女協會等云。（巴黎四月）

自勉的話

——在婦女國貨年中——

若曾

上海市地方協會，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婦女提倡國貨會，家庭日新會等團體，於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邀集各界討論，公定今年——民國二十三年——為婦女國貨年，各報宣傳已久，各界對於國貨運動之進行，亦不遺餘力：如提倡國貨運動宣傳週，國貨汽車游行，國貨提燈競賽……等，相繼舉行，不一而足，意義至為深長但是根本問題，還在我女界同胞之自發，因為在女子教育沒有普及以前，女子的知識，比較淺薄，對於提倡國貨之意義，或不甚明瞭；而女子主持家政，其購買國貨的機會很多，關係很大，我希望女界同胞，對於婦女國貨年，應有特別的認識，茲提出下列幾點，以供參攷：

1. 不尚時裝　最新時裝如羊毛衣服，呢絨外衣，新花綢布，高跟皮鞋，以及各種摩登用具。多係舶來品，競尚摩登的女性，便覺得中國的綢緞太俗套，中國的土布太粗笨，都不願意使用它，而以仿效西裝，競買洋貨為最摩登，於是公共場中有「花瓶」之譏，閨閣繡房有「玩物」之諷，這樣提倡國貨，恐怕永遠是隔靴搔癢，無濟於事。我希望女界同胞：對於個人裝束，祇求外表整潔，內合衛生，不必趨尚時髦，輕視國貨。

2. 不貪便宜　國貨堅固耐用，故價值較高，而國人不作永久計，祇圖便宜，所以遇到某商店拍賣或外人投機銷貨時，便爭先恐後去購買，其實價值雖便宜，而貨品太劣，還是不經濟呢！主持家政的人，不能不計算及此。

3. 不迷信外貨　中國人對於外國貨物，多懷迷信的心理，總以為外國是好的而國貨是不好的。即如看電影的消閒事體，也多重視外國片子，又如湖南寶華玻璃公司的出

品，原是很有名的國貨，但在上海一帶，必須加上外國商標，才能行銷，可見國人迷信外貨的心理，何等利害？現在應當轉變心理，非有本國商標的貨品，一律不買。

4. 努力宣傳　智識界的女界同胞，對於提倡國貨的重要意義與外國經濟侵略的危險，應當努力宣傳，使全體女同胞，人人知道其中利害關係，爭先購買國貨，尤應以身作則，使一班紙醉金迷的女同胞，無形感化。

5. 共同生產　高唱提倡國貨，若不從事生產，將來供不應求，仍屬困難。並且還有許多東西，中國自己不能製造，使非用外貨不可，所以佔據全國人口二分之一的女同胞們，也應努力生產，若能自己製造一根麻線，使可少用一根外國洋線。人人能夠生產，則中國貨物，逐年增加，不至長叫入超之苦，才是提倡國貨的根本方法。

關於婦女國貨年的意義，蔡子民夫人在元旦日交誼大會席上所言：「中國幾年來提倡國貨之鮮見成效，由於婦女界未能熱心提倡」的責難，李峙山先生在本刊第三卷第一期中國婦女無負民族一文中，已有「不敢苟同」之說，我對於我女界同胞應受的不白之冤，不敢妄加申辯，惟將幾句自勉的話，貢獻全體女同胞共勉之。本年提倡國貨如有成效，皆成女界之榮，亦中國之福！

二十三，三，二，寫在長沙古稻田

日「美人計」好事多磨

意大利作梗　亞國皇族取消娶日婦

非洲東北部之黑人國亞比西尼亞王族欲娶日婦，候補皇妃已定為黑田子爵二女政子女士，此政策與川島芳子嫁蒙王同工異曲，日軍政方面對此期待甚大。因好事多磨，美人計功敗垂成，日稱意國暗中阻止此好事。亞比西尼亞外長不得已取消此婚約云。

（東京四月二日華聯電）

專載

肺病用煤油治愈之實驗

丁惠康

謹按本文爲日本試用煤油諸家之實驗報告，錄之藉供我國關心諸士參考之用。至於眞正成績若何，則正在研究蒐集材料中，不能草草即行報告也。

肺病因飲煤油而治愈之事實，陸續發現於各地。某人本欲飲煤油自殺，反而將肺病治愈，又某地方委員，亦曾試飲，成績果佳等等事實，從前祇屬民間療法之飲煤油時代，今日已成過去，據今所得報告。正式醫家，使患者試服，不但可治愈肺病，並可治愈重症之喉頭結核，痔瘻，脊椎骨瘍，等結核性病症，尚有糖尿病，喘息，亦可治愈。

日本本亦世界聞名之結核國，年年爲結核菌之犧牲者，不下十一二萬人，雖曰其醫學年有進步，醫療機關日臻完備，然結核患者之數字，仍隨人口之增加而益多。

自德國古弗博士發見結核菌以來，世界學者爲殲滅結核菌，曾發表有許多藥物，並曾有無數嘗試，然而至於今日，仍未能發明無害有效之妙藥，結局以肺病爲非藥所能治，祇有安靜，祇有轉地，祇有營養，祇有自然療法，爲最後所有之治療法，今日之多數醫家，皆唱道自然療法。

在此地上，果無可治肺病之妙藥乎？寶玉深藏於地中，能將其掘出，非最有趣之人生乎。

向來祇視爲燃料之煤油，今已成爲安全飲料，而且爲撲滅結核菌之最佳妙藥，眞出人意外！

醫學博士速水寅一氏，理學博士岩本義虎氏醫學士松尾氏等，同木村佐太雄氏，同木下政市氏，同千葉將喜氏

等，此外尙有許多之醫師化學者，或從臨床上，或從動物試驗，或行愛克司光等之理化學試驗，或行煤油之分析化學試驗，各自分擔研究，一方又有川崎造船廠，神戶製鋼廠等之大羣人員及工人，作大規模之對照試服，已有幾千之實驗例，見於日本全國。

東京主婦之友雜誌記者特往見上述之專門醫家及學者，請其公表其貴重之研究，又往訪川崎，神戶兩製鋼廠之保健組合及其他各處，聽實驗者之談話，今原原本本，記述於下。

（二）試之百人幾於百人皆有效果之煤油療法之成績

據日本兵庫縣立兒童研究所長醫學博士，速水資一的報告：『當我聞煤油可治肺病，感到非常興趣。因我知煤油用作乳劑，爲强力之殺菌劑，而且飲之又無害，從種種事實推測，心想此或爲極有力之發見故也。

我曾聞俄國人及愛司基摩人中，自昔時即有人用煤油以代酒飲，又聞日本岡山縣曾有富翁家道中落，至於不能購酒，試飲煤油，身體大見健康，活至一百幾歲，又聞日本山口縣，下松之煤油公司凡在工廠做工者，從未見肺病，辦事人員，有肺病者，一往工廠勞働，病亦即愈，因此我即急欲自己試驗，先視其害之有無。

我雖不患肺病，但吸香煙太過，即發咳嗽，因乘其時每次飲下煤油三十瓦（一勺半餘）飲下數次。結果不但胃腸腎臟皆無何害，反而翌日食慾大增，咳亦全止，故我知煤油用作袪痰劑，亦極有效果，我復欲試驗煤油之殺菌力，將結核菌放入培養基，滴下薄之煤油一滴，結核菌全然死滅。現正再就天竺鼠及兎，實行試驗，所得成績容當在醫學會發表，現在恕未能奉告。

總之，經過動物試驗，愈信其安全有效，故我每遇到肺病病人，即勸其試服，得有多數之治愈例，請爲述其一二。

有某學校助教A氏（二十七歲）兩肺皆患肺病，過去六年間，凡所有療法，無不嘗試，然病勢祗一進一退，已自分難望全愈，及飲煤油，每次飲十五瓦至二十瓦，隔二日

至一星期飲用，共飲六次，已恢復至將近全治。

又有商科大學學生K君（二十二歲）由校醫及某博士診爲肺尖加答兒，兩肩表裏，據云皆聽到水泡音，祇飲煤油二次，即祇有一個有水泡音，而且已極縮小，元氣亦迅速恢復，其後亦即全治。又我之朋友中，有人患脊椎骨瘍，亦祇飲煤油數次，今年已能赴海水浴，即我研究所之僕人，患糖尿病，亦飲煤油治愈。

凡由我教以飲法而得到良結果者，至今約有幾百人，其成績之佳，近於百分之百云。

祇有一例，係一年四十八歲男子，兩肺皆發肺病而又併發腎臟病及脚氣，極其衰弱，飲煤油後，翌日即覺精神爽快，胃口亦開，正自歡喜，忽由脚氣衝心而死，此究由何原因，雖不明瞭，其可嘆之例，祇此一人，其他則皆得到可喜結果。

飲用方法由年齡體格等，而有多少增減，大抵最初可自十瓦程度開始，漸增至十五瓦左右，以飲少量而增多次數較爲安全。（煤油每次飲十瓦，不及小酒杯半杯，可用補藥房之量水杯量之最便）

飲煤油時刻，以夜間九時左右爲宜，可廢去晚餐，於睡前飲之。第二次隔四日或五日再飲；自第三次起，隔五日至一星期飲之。

煤油並不難飲，不過不在空腹時飲，有時或致嘔吐。

川崎造船廠工人，有人曾一次飲下五十瓦亦未有害。對於其副作用，今所知者爲第一次飲下後，大都下痢，又飲下分量過多，可致喉痛聲啞，惟此皆祇係一時現象，放置之亦即自愈。尤以下痢之後，食慾即增，精神爽快，乃曾飲煤油者所同承認。煤油之種類，無論何種皆佳，似以不甚上等之煤油爲佳。雖亦係從煤油製造之物，如揮發油。飲之則有害，應絕對避免。」

自本文發表以來，承社會關心諸士，殷殷垂詢，特作簡單答案，以代函緘。（一）原文係在日本雜誌刊載，但學術不分國界，討論儘可公開，用特將彼邦諸家之證明及實驗，公開報告，俾學術愈究而愈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並非將向來所有之合理醫法完全推翻，而專用煤油治療。（二）現在上海肺病療養院用煤油治療者，有腹膜結核，腸結核，脊髓結核，空洞性結核，初發期肺尖浸潤等十餘

人，其實驗成績，將來當在本刊發表，以告關心諸君。若有醫界同志，遇有結核患者而擬用煤油治療者，亦可送至本院，俾多得煤油治療之臨床實驗報告，亦關懷諸君所樂聞歟。

(二)肺病之煤油療法效果即在眼前

據大阪市立工業研究所理學博士岩本義虎的談話：「我因十餘年來，從事油之研究，故一聞煤油可治肺病，立即相信。

世人似乎多視煤油為有毒，此實大誤，蓋由對於煤油認識不足，故有此錯誤。

煤油一物，乃係從地下幾百尺之下汲出，至於煤油係如何生出，對於其成因，目下雖尚未有定說，但大多數所信者，則為「動物根源說。」

據謂古代生息之魚類及海洋中浮游生物類之屍體分解，其蛋白質及炭水化物消失，脂肪則分解為脂肪酸及甘油，脂肪酸因不溶於水，故瀦積於一處，於是又再分解，乃成為煤油云。對於此有多數實驗，可以為證，即在日本，油非鹹水之分析，魚油之熱分解，或證明煤油中有與魚油同樣之脂肪酸存在，對於日本越後北海道地方等之原油，亦相信其來源係來自古代生息而埋沒在地下之魚類，現在已可從大豆油及魚油，製造出煤油，我亦曾從魚油一升，分離煤油四合五勺，實則煤油一物，吾人日常所食之動植物油中，亦本存在，故以煤油作飲料，亦無可怪。

現在西伯利亞方面寒帶之人，即常飲煤油，又醫療上，(Benzine)可用於創面之消毒及洗滌，又可用以驅除疥癬蟲及毛虱，內服可治胃之異常醱酵，可用作慢性腸加答兒之治療藥，一日量用〇・三五至〇・九五，入膠囊中服下，見於醫書。

世人所熟知之煤油乳劑，為有力之殺菌殺蟲劑，此係於煤油中，加入乳化劑攪拌，如此則煤油化成極微之微粒，可不害及植物而達到殺蟲目的。

從此而思之。設煤油對於人體如無害，則將其飲下後，含於煤油中之強力之殺菌劑，即為人體之組織所吸收，循環全身，至於患部，發揮其所有之殺菌作用，亦自不難想像。

(未完)

小說

磨荳腐

金永固

『碌——碌——碌——碌——碌……。』纔重底荳腐磨，轉出單調的催眠歌。

陰慘慘的地窖裏，當中放着一座骯髒的磨床；圓磨石上，堆滿淡黃色的黃荳。樓板下懸着一個小漏桶，那檐水似的水，斷斷續續的從桶底滴下來，滴入磨上黃荳堆裏。白色底荳漿，從磨沿邊流下來，流入磨床下的大木桶裏。另一邊放着一桶水，還有大半桶浸漲了的黃荳。

壁角上綠色的燈火，搖搖欲滅；刺骨的冷風，從破樓板縫裏鑽下來，蕩動了驢皮臭和荳漿氣。

前後左右的鄰舍們，都入睡鄉了；更鑼已經敲過三遍；外界萬籟無聲。

一匹高而瘦的驢子，混身都是脫毛的瘢疤，牠負着粗木的磨架，牽動磨柄，垂頭喪氣的前進；牠喘着氣，好像一個年邁的車夫推車上高山的苦惱。

瘦驢子背後，跟着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小燕，伊是荳腐店裏的老闆娘劉奶奶新買來的丫頭。小燕日間須燒茶煮飯抱小孩；深夜須趕着驢子磨完三磨荳腐。伊破碎的衣裳，比脫毛的驢皮還要襤褸；伊頭髮蓬鬆，睡眼矇矓，左手提着破褲腰，右手揚着竹鞭；伊蹌蹌踉踉的跟着瘦驢子前進，口裏喝着：『啐——啐——啐……。』

伊倦怠不堪，襤褸的驢皮在伊眼前蕩漾，漸漸的膨漲起來。伊有點迷迷矇矇了。

× × × ×

小燕似乎見伊的老父阿榮躺在破污被裏喘氣，白

髮在顫呀顫的蕩動。駝背的老母榮媽媽，哭喪着臉斜靠在床沿上，伸手在給阿榮摩胸口。

『探——探——探——探——探……。』阿榮破裂聲的咳嗽了一會，斷斷續續的說道：

『阿燕的娘……唉！我……我……我眞的……不會……好了！……毛……毛病……已……已經重了！……我曉……曉得，……我……我……燈燼油乾！……我……我一定……要走路了！……』

榮媽媽滿臉是淚，把小燕拉到門口，低聲對伊說道：

『小燕，你爺病重……要死了！你曉得嗎？快點拿一隻碗到錢老爺家裏去……討點桂圓茶來！快點！小燕……。』

× × × ×

『噗』的一聲，沉重的手掌，着到小燕的臉上。伊立刻仆倒地上，纔醒爬起來。

『死人！三磨荳腐，還只磨了一磨，又打瞌睡了嗎!?』

劉奶奶突着肥肚子，站在磨邊，惡狠狠底罵。也不知伊甚麼時候走到地窖裏來的。

小燕揉揉眼睛，拾起竹鞭。瞧那驢子已經站在面前不動，大約也在打瞌睡了。

『啐！』小燕喝了一聲；振起精神，趕上兩步，揚鞭朝驢背上打了一下。驢子抖動着兩隻長耳，又勉勉強強的前進了。

『小鬼頭，你今朝夜裏不磨完三磨荳腐；我明朝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小心些，你小心些！』劉奶奶咬牙切齒底罵着，從一條木梯子爬出地樓上去了。地樓門接着關下了。

小燕連打了幾個呵欠，加滿了磨面的黃荳，添足了滿桶裏的水，挑亮了燈火，束緊了褲帶；她預備一口氣趕完兩磨，免得明朝挨打。

『啐——啐——啐！……』伊連連的喝着，不住的朝驢背上加鞭，蹌踉跟着驢子跑。

瘦驢子挨不過打，喘着氣，彎着四條無力的腿，一步步的勉強前進。

『碌——碌——碌——碌——碌……。』蘿重的荳腐磨

轉出單調的催眠歌來。乳白的荳漿，從磨沿邊流下來，滴入大木桶裏；好像蠟燭在風頭消溶。磨面的黃荳堆，滿得像一座山，似乎永遠沒有磨完的時節。小燕的小腦筋裏，只是想睡，伊覺悟世間再沒有比磨荳腐更乏味的事。

綠色的燈光，逼得她倦怠的眼簾漸漸合攏去。襤褸的驢皮，又開始閃動的蕩漾起來，漸漸的膨漲了。

× × × ×

『噎——噎——噎——。』瘦驢子的呼吸，現在變了阿榮的喘聲。

小燕慌忙弁了一隻碗，跑到錢老爺家裏。錢老爺正在和太太小姐們打牌。小燕向他們哭訴了。錢老爺搖着頭歎道：

『阿榮老癆病，燈燼油乾，差不多了；還是來討走路茶的罷！……我打「五万」。……唉！娘姨，倒杯我喝的桂圓茶給伊，也是好事……。』

小燕接了桂圓茶，匆匆地跑回來。泥陌上積雪未消。伊猛然失足滑倒，連人帶碗，滾下田裏。伊正要哭出來……。』

× × × ×

腦後似乎着了幾掌。小燕又驚覺過來，却見自己躺在磨床邊。

『小鬼頭，你再死睡！……我曉得你又要死睡。果然又聽見磨聲停了……。』劉奶奶罵着，拾起趕驢的竹鞭，朝小燕沒頭沒臉的打來。

『我醒了！……』小燕爬起來，抱着頭哀告。

『醒了嗎？哼！……』劉奶奶用力在小背上燕添打兩鞭。汚舊的夾衣，幾乎打裂了。劉奶奶滿意的把鞭丟在地上，罵道：『……你敢再死睡!?……你瞧第二磨動都沒有動過！你再死睡，我過一會子來收拾你！』

劉奶奶突着肥肚子，搖擺着巴斗式的大臀，從木梯爬出地樓上去了；地樓門重復關上。

小燕想不出劉奶奶甚麼時候下來的。伊拾起竹鞭，只覺得背上熱辣辣的痛。

『哼——哼——哼……。』伊連聲喝着，努力打那瘦驢子出氣。瘦驢子喘着氣，移着四條無力的腿，緩緩的走了。

『硃——硃——硃——硃——硃……。』沉重的荳腐磨，又轉出單調無味的催眠歌來。隱約的鑼聲，從寂寞的外界傳來，夾雜在單調底磨聲裏。『噹，噹，噹，噹，噹……。』鑼聲告訴伊四更天了。

磨面的黃荳堆，依然滿得像一座山，顯然永遠沒有磨完的時節。小燕旣餓且倦，明知不趕完兩磨荳腐，罪孽深重了。伊想掙起精神來；然而懶洋洋的兩條腿，似乎陷在粘土裏，不肯聽伊的指揮；手上的竹鞭，沉重得像千斤担，再也抬不起來。

可惡的瘦驢子，只要竹鞭不下去，牠四條無力的腿更緩了；總至於連單調的磨聲都停止了。綠色的燈光，映着襤褸的驢皮，蕩漾而膨漲了，迫得伊迷迷矇矇起來。

× × × ×

茅屋裏懸着一幅白色的孝堂布，布外放着一隻破板桌；桌上有一副木燈台點着一對悲慘的蠟燭，燭光搖搖欲滅，蠟油淚珠似的溶下來；當中香爐裏一炷清烟，彎彎繞繞的上昇。

小燕偷偷地瞧那孝堂布裏，裏面黑的更可怕。阿榮的殭屍，直挺挺的躺在門板床上，蓬鬆的白髮，在陰風中飄動；一盞淒慘的命燈，點在門板床下，閃着螢火似的微光。

小燕忽而又見榮媽媽跪在錢老爺面前哭着說：『老爺！做做好事，……救救我們前世作孽的人！……施一口棺材，一口薄皮棺材能！……』

× × × ×

劉奶奶一覺醒來，天已破曉。伊細聽聽不到磨聲，立刻憤火中燒；跳起來，披衣，拖鞋，突着肥肚子，搖擺着巴斗式的大臀。伊輕輕的拉開地樓門，地窖裏濃厚的驢皮臭和荳漿氣立刻冲上來。伊瞧見小燕捲臥在磨床邊，瘦驢子也跪伏在另一邊睡着了；漏桶底不再滴水了，磨邊沿的荳漿也停滯了。綠色的燈光，映着磨面上的一座黃荳山，顯然動都沒有動過。

劉奶奶連爬帶跌的滾下梯子。咬牙切齒的狂叫着：

『——小鬼頭！我來收拾你！……小鬼頭！我來收拾你！…』

大風

藍娜

都市，——裝滿了無罪的囚犯。活在馬路上的人，被高樓把他們的太陽遮住，只留下一點的青天。放演出有限的光明。然而再經過有限的時光，那有限的光亮又離開他們。

那裏，只是爲了少數人的享受而建築。更是爲了少數人的幸福而犧牲了多數人的鮮血，很多人的力氣都會變成昇華而飄浮在空氣裏。

爲了汽笛的嘹叫，你就會對於都市恐怖。遇見那些失掉了陽光的人們的面孔，你也許會對於都市猜疑。再看見那些女人們的大腿或者聞見伊們將走過去所遺留下的一點香味，你更會對於都市迷醉和留戀。

這許是都市的莊嚴，不容易使你遇見那些露着粗黑的兩隻手，身上沒有香味的女人。

如果容易被你遇見那些粗黑的女人和囚犯似的男子，你一定會厭棄了都市。但是，你永遠不遇見他們，那就永遠沒有新的都市產生。因爲；他們都是都市的製造者。

你忘却了那些人的面孔和喊叫——當你睡臥在樓房裏，奏着美麗的音樂，尤其當你正在聞着女人的香味。

這樣的畸形的都市。

物質隨着都市的需要，像流水一樣的暢銷，售賣貨品的主人也隨着他那奇形的五臟顫動的響應，時常在怪笑着。

在一個狂風的早晨，仁記織工廠的七百多個女工，擁擠在工廠的一個牆角下。仰起伊們的脖子，讓狂風任意的吹着伊們的蓬亂的頭髮。

佈告牌上寫着：『查本廠出品銷售日暢供不應求，自佈告日起每日增加工作兩小時，仰全廠職工一體知悉。

廠長黃謹餘白』

伊們不敢在狂風中有長時間的抖戰，陸續的離開那牆

角，在形式上，仍然和往常一般馴良的工作起來。

午後時，大家不期然的靜默着，只是靜默。在廠主的强權下，增加伊們兩小時的工作，在大風中，却給伊們吹來了很多新的想念。

飯廳裏，一點震動的聲音都找不到。

機器廠的汽笛又在叫着，每一個細小的齒輪，都在疲乏似的轉動。伊們低着頭，看見自己的粗黑兩隻手。

『看不見太陽了，』一個年輕的女工望着天窗這樣說了一聲。

『阿菊！我們想看見太陽也很容易呢！』伊的夥伴說。

機器在催動着奏出有秩序的響聲。

『想看見太陽，就不聽從他的命令！』

『不聽從他的命令，就沒有飯吃！』

晚間，星光代替了太陽，這些丟失了影子的人，——仁記織工廠的七百多個女工——低着頭，走出了工廠的大門，在計劃着怎樣的走回家去。

阿菊，是多麼堅強的一個少女，伊深記着父親的教訓，讓伊做一個艱苦耐勞的女孩。

回家時，父親躺在牀上，阿菊把衣服換了，再把油燈放開光亮，照出伊父親臉上的倦容。

『爸爸！今天怎麼這麼早回來？您不舒服嗎？』

『舒服？……』她父親睜開了眼睛；『窮人能夠舒服嗎？』

這一類的話，雖然在伊們父女倆的談話中時常聽見，但是，阿菊很猜疑着伊父親的生氣，伊聽了這不慣的呼吸聲，向着那枯瘦的老頭說：

『怎麼啦!?……爸爸！』

『沒有怎麼！警察打了兩個嘴巴！』

『又打您!?……爸爸！因爲什麼？』

『打窮人，還有原因?』

阿菊忍耐不住了，伊把工廠裏對待這些女工的情形都告訴了父親。繼而那老頭坐起來向着他身旁的油燈呆望了好久。

『窮人到處受委屈！增加你們兩個鐘頭的工作，那算不了什麼！如果你媽活着的話，伊一定以爲這不是奇，你沒有記着伊臨死時告訴你的話嗎？……窮人就靠着力氣！

……』

阿菊聽了父親的話，節省了一頓晚餐，睡時，父親乃在向着燈光呆望。

第二天，以至於無數的第二天，阿菊如往常一樣的到工廠去。

狂風像那些帶着香味的女人們的性情一樣的會變化，一個中午，大風又在發作，廠裏的飯廳，又起始沉默，這七百多個女工，都在沉默着，伊們期待着更厲害的狂風所吹來的東西。

伊們每個人都在想着，如果再這樣的沉默下去，會有什麽更好的東西給伊們嗎？

『先別吃，諸位！增加鐘點，已經夠受了，今天的佈告上，又說什麽原料貴了，給我們減工錢，我們，諸位！我們怎樣呢？』阿菊站起來說。

『我們只有聽從廠長的命令呀！』一個年長的夥伴說。

機器依然在催勵着，又在奏着有秩序的響聲。

『不願意減薪，就不聽從他的命令！』

『不聽從他的命令，就沒有飯吃！』

伊們怎能想到，如果想吃飯就非受這樣的壓迫不可呢？粗黑的兩隻手啊！你能作些什麽呢？

這些女人，都是由鄉間跑到城市來的。伊們爲着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生存，才跑進了廠。有時伊們也幻想到皇宮似的住宅和妝台上的粉香。

阿菊在晚間，順着馬路邊，無精打彩的走回家去，自己在恐佈着許多更可怕的事情，父親在夜深才回來，見伊沒有睡也同樣的猜疑着阿菊；

『怎麽啦？……不睡！爲什麽？』

『工廠減工錢了！爸爸！』

『這，唉！眞難！我想告訴你，阿菊，我年紀老了，沒有力氣再拉車了！這是告訴你，我的力氣出賣完了，以後我不再拉車，完全靠着你！……減工錢！……隨人家便吧：有半碗飯吃，我們都要忍耐着！』

阿菊只有忍耐的聽着，然而伊沒有敢忍耐的安睡。

太陽沒有出來以前，伊們已經走進了工廠。伊們好像一羣將被宰殺的猪！並且和猪一樣的不能伸訴伊們的怨狀。

『他媽的！早晚有一天！』伊們都有了新的自覺，粗黑的兩隻手除了作工以外，還有比作工更須要的作用。

阿菊說：『等他們把我的血吸乾時，他們已經肥胖了；』

這些——七百多個女工——沒有準備和廠主訂新的合同，伊們只盼望着更新的賜與。

很久時期的沉默，更是很久時期的苦悶，大風給伊們颳來了更新的賜與。

一個犄角下又被伊們圍繞着，阿菊瞪着眼睛，把佈告上的每一個字念出來；

『爲佈告事因本廠資本不足，職工緊多，諸爲本廠前途計，不得已舉行裁工，被裁工友於一週內與通知，其餘十分之五之在廠工友，一律安分工作，一週後增添夜工。工資照舊撥發，但勤勉耐勞者，由本廠賜與獎牌一枚以資鼓勵此佈　　廠長黃謹餘白』

飯廳裏再不容納一線沉寂。像天空起了巨大的震動，刹那間，各樣尖銳的聲音喊叫起來。

『夥伴們！今天！……別吃了！』阿菊跳起來；大聲嚷嚷着：『諸位！我們都因爲沒飯吃跑到這裏，出賣我們的血汗！廠主幾次無理的壓迫，我們都忍耐過去了！今天他們又實行裁工，由廠長方面傳出的消息，要裁去二分之一的工友。這樣不幸的事情誰都不願意落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我們不能指望着萬一！我們憑着自己的力氣，要堅決的反抗！』

像拚命一樣的情勢奏演起來消失了機器轉動的聲響。

阿菊跑回家裏，見爸爸病臥在牀上，伊毫無顧及的躺回自己的牀上。伊抱着絕大的犧牲，要參加明天的聚會，這七百多個女工的每一人的肩上，都担負了重大的責任，伊恐怖父親知道了會禁止伊的行動。但伊決不再因爲自己父親的關係而破壞大家的事體，更不能再服從父親的勸導繼續的忍耐下去。

第二天的早晨，都和往常一樣的走進工廠，但是大家都齊聚在洗染房的牆下。

中午時，大風仍在颳着，飯廳裏再沒有一個人吃飯，七百多女工，走出了仁記織工廠的大門，只剩下廠裏的汽笛，在孤獨的鳴叫着，大風中在奏起伊們勝利的歌聲。

任馬路上起始佈散着這些粗黑的女人。

都市——裝滿了無罪的囚犯。

——完——

編輯後談

本期有美國婦女參政的經過及其趨勢一文，爲資名題先生所撰，我們讀了可以知道美國婦女仍不能利用其已得的政治權利來表示伊們對於政治的意見。這在歐洲各國也多有這種現象。最近西班牙政治之左傾因而造成長期的不安，論者多歸咎婦女之參加投票。這一點應使中國婦女深刻反省。

婦女職業與育兒問題及編者所提倡之家事協作，已成爲今日婦女問題研究者討論之中心。本期對育兒問題之討論即爲即爲探討本問題的開始，望撰稿者踴躍參加討論。

煤油治療肺病，在日本已是廣泛的宣傳着，中國也開始研究。如果有特效，實有利的貧窮的民衆，且尤爲婦女的福音，因女子患肺病的頗不少。因此我們特轉載一篇，肺病用煤油治愈之實驗，患肺疾的讀者試用一下，並盼將結果報告我們。

金石音君所譯「英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本刊對於婦女的第三者稱呼爲『伊』，在出版之初即曾聲明過，因爲『她』字與『他』『牠』字對照，顯然有否認女子爲『人』的意義在裏面。近收外方投稿頗多，幾全體依習慣用『她』字代女性第三者的稱謂。特再在這裏聲明一下，盼投稿者注意。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	每冊大洋一角五分 郵費 國外八分 國內日本朝鮮不加費

預定時期	冊數	價連郵費 國內	國外
半年	六冊	八角	一元四角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五角	二元五角

定 空函定閱恕不照奉

新疆蒙古日本照國內計 香港澳門照國外計
郵票代價十足使用但以角以下爲限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封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正文前	二十六元	十六元	十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二十元	十三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登廣告者請移玉或通函本社發行部接洽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出版

編輯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社址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三一九三五號

印刷者 文心印刷社 八條巷十四號 電話二二四七五

代售處

南京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中正書店
天津 大公報代辦處
漢口 眞美善圖書公司
杭州 古今圖書店
廣州 民國日報館 民智書局

上海 大東書局 世界合作社 現代書局 民智書局 蓬萊上海書店 傳經書店
成都 華陽書報流通處
重慶 重慶書店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聘請譚韻笙醫生為本刊醫藥顧問啟事

啓者著名國醫譚韻笙先生精通醫理，學貫中西，經驗宏富，態度溫和，尤重醫生道德，絕無一般市醫惡習。若有患傷風，發燒，咳嗽，吐瀉等症者，一經診治，多著手成春。對於感冒發燒一症，尤有把握，每於服藥後三五小時內即燒退病愈，凡就醫者，莫不驚為神技。本社為增進讀者醫學常識起見，特聘譚醫生為本刊醫藥顧問，凡對於疾病預防，及病中調養，或疑難重病等症有所疑慮，均可函詢，譚醫生當為誠懇明確之指示，並按期在本刊上發表，以惠讀者。

婦女共鳴社啓

譚醫生住本京石板橋五十三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一四六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一三三〇號